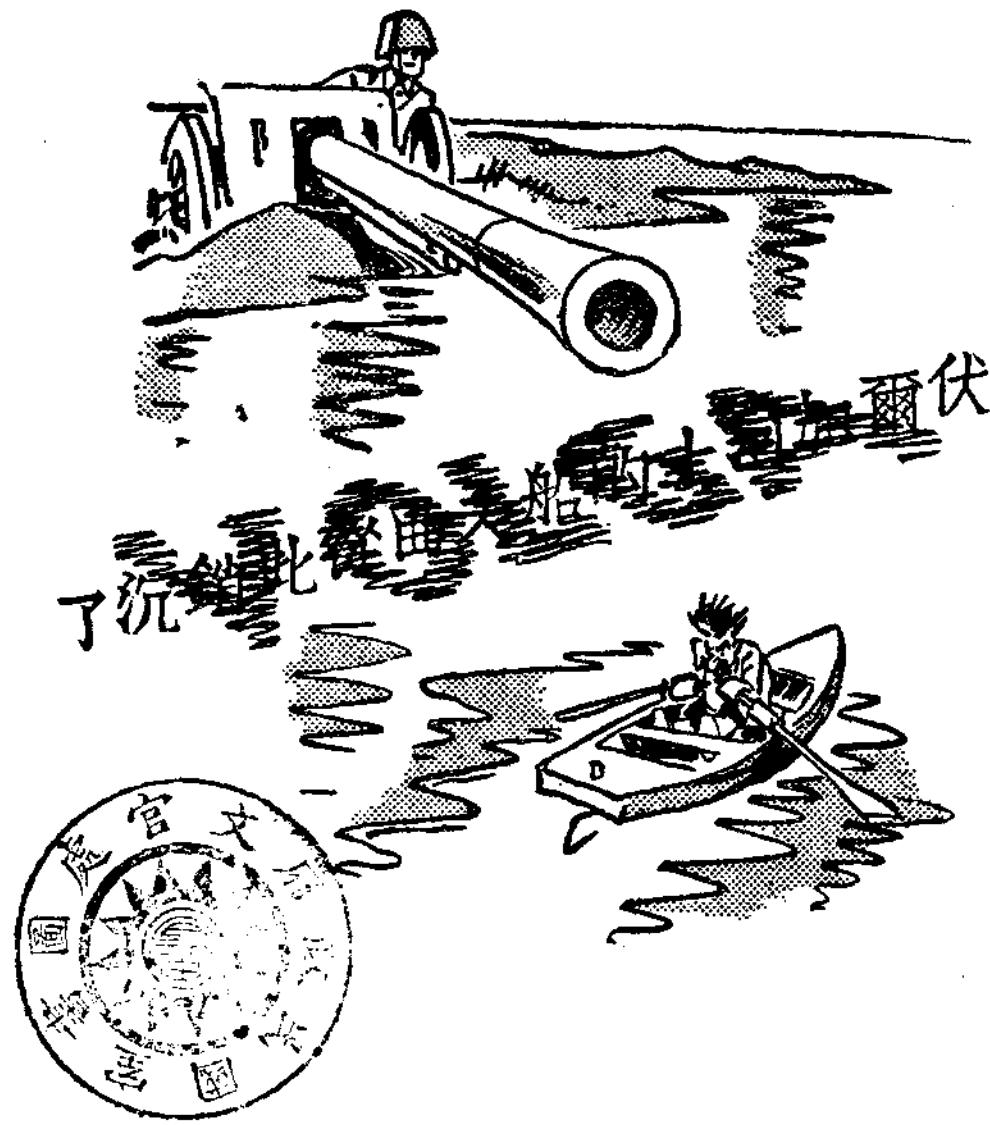


中央日報



期六第 卷三第

要目	
國際情勢	亞力山大之爭奪戰 葡萄牙馬達加斯加之今昔
科學	利用航空研究同溫層 紅外線攝影
生活	現代的生活教育論 男女問題
遊記	漫談一夫一妻制（續） 南英瑣記（續）
文藝	童夢的實踐者 南洋人的愛情 詩的睡穴 關於天才章
隨筆	獨憶齊集 去雁集
時人	關情偶語
歷史	關於天章
掌故	大阿哥印錄記
人素描	滿記元順眞曲 文南明帝之由來 木牌及老滿文書 碑之異同 王朱譜邊疆事

華北政務委員會
建設總署督辦 殷同

蔣兆和造像
關琪桐題辭



在華北現任各督辦中，有一位身居文職而卻具有糾糾武夫氣概的，那不是整軍經武，衝鋒陷陣的軍事領袖，而是站在新時代的前線，指揮新時代的國民，推進新時代的建設，而爲東亞共榮圖作最大努力的殷同督辦。莊嚴面孔下，浮現着一縷微笑，是可親又是可敬。他因爲可親，所以吸引了華北各階級層，都爭相來歸，甘效馳驅。他因爲可敬，所以在他的管理之下，人人都朝氣勃勃，忠於所事，他是文豪，是戰士，是政治家，是實業家，更是愛國志士。這幅畫像的沈毅，淵靜，堅決，而凝視的神情，已經告訴你一切了。

標目之動運強治次五第



我們要建設華北完成

新華北之建設，已於過去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啓示出其燦爛之光芒。官民一體完遂大業之精神，已有實確之表現。然在以前四次治強運動中，吾人之收穫爲華北地方之明朝。今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由於友軍之威武善戰，戰果猛烈展開大東亞共榮圈之基業，日增繁巨。因之，我華北之後方基地之意義，更形重大，而我華北一億民衆之使命亦更繁巨。故爲練成足以勝任該重大使命之華北體制計，華北最高當局特接受過去四次治運之偉大成果，再作進一步光大之發揮，決於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十日約兩月期間，實施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其目標有四，茲分別闡述如下：

勝利，華北地位之重要日有增加，建設華北之需要日急，故必須首先剷滅阻礙建設之共匪。歷經前者四次治運，其匪已遭巨打擊，彼我實力猛烈消長。今者對共匪言，我華北已非自衛時期，實達進擊時期，對此殘端共匪殊應一舉擊滅，至少使其不能活動，我人方可安圖建設，造福民生，故本運動中凡對剿共之諸設施及共活動，皆須特別努力。同時思想上更應力行糾正，務期澈底剷除共產思想，一方竭力發揚我國固有道德，提倡「護鄉」，「愛護幼兒」，「敬祖孝行」諸美德，使最要工作也。不得再逞，其遊離生活不得復存，是為完成華北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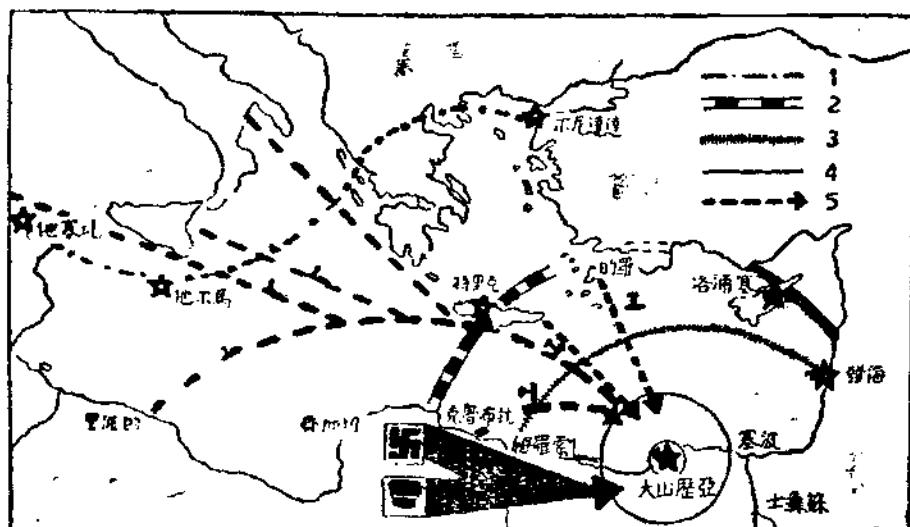
**我們要確保農產
減低物價**

本目標爲完成大東亞戰爭發運華北兵站基地之使命之必須一着。蓋前數次治運中，已收穫增產之成果，國防資源已得確保，此點實爲聖戰途中及民生安定上之最要者。今本運動之開始，恰值秋收時期，被我經濟封锁之共匪，爲飢渴所困，勢必作困獸之鬥，以各種手段搶奪食糧。故爲全成澈底對共匪封鎖計，必須以萬全方法確保農產，使共匪不得稍逞，自歸滅絕。同時厲行減低物價，使華北民生建樹安定基礎。對於驅除一切敵性，方可綽有餘裕。此點厥爲安定華北及滅共匪上，華北軍官民所應澈底促成者也。

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本目標在於練成華北民衆之戰時體制，養成其合理生活以安定華北民生，自上至下，一律剔除過去舊生活之弊害，無論官民皆須自肅自厲，努力奉公。而當茲大東亞戰爭之際，華北之民生安定及生產消費之合理化，實爲當務之急。况建設華北與夫大東亞戰爭，其最終目標亦即在於安定民生。然在今日戰時下之艱苦情勢中，欲圖民生安定，尤重民衆生活之革新。過去八月十七日華北政委會曾發表「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之要綱，亦即在鍛練民衆使之養成適應時勢之體魄及精神。故此一目標，實爲我新中國國民當前應有之覺醒的斷然革新工作，亦即本次治運中之一心物並重之偉大建設也。

亞力山大的防衛線



- 1 友軍的外層要塞。
 - 2 英國的前防衛線。
 - 3 英國的主要防衛線。
 - 4 亞力山大海軍基地的近防衛線。
 - 5 軸心國的攻擊的軍隊。

埃及在歷史上第一次受到從瑪麻利喀的攻擊；強大的軸心國軍隊現在正向整個英国防線的最後一個堡壘亞力山大海軍基地進攻中。

亞力山大之爭奪戰

國際情勢：亞力山大之爭奪戰

軸心國在埃及的戰事只不過是托布魯克（Tobruk）攻奪戰的自然發展，不足驚異。因為意大利與德意志的軍隊將來必是那個戰爭的最後的確實勝利者，獲得應得的報酬的。

当他看到我摸遍这篇文章之时，单等仍然在进行着。因此现在

意 大 利 駐 華 陸 軍 空 軍 武 官
阿米羅布倫齊皮尼 Colonel Onorio Principe 上校撰
假若想精細地描繪戰事的確實的輪廓，似乎爲時尚早。

假若想精細地描繪戰事的確實的輪廓，似乎爲時尚早。不過，爲了對於埃及的軍事動作的遠大的反響及戰爭的輪廓獲得明確的認識起見，我們願先一考察此次的勝利，它的政治的軍事的原因，以及它的戰略上的戰術上的問題。

每個軍事動作正常地說來表現着三個主要的

然性，敵方之戰鬥力，爲決定戰的進行及結局。我們且先考察目前埃及戰爭中最重要的與最基本的形態，即是，戰爭之必然性。

英國軍隊之逃遁

帝國 拖布魯克的投降與英國軍隊之逃往埃及突然之間顯示給大英一個致命的恐嚇，亞力山大（Alexandria）危險了。

在倫敦，所有帝國國會的傻瓜們都嘈雜着喊出這聲

有安格魯撒克遜世界的每個前哨都一個傳遞給另一個這個警告，於是傳遞到世界的各處。

亂人曰在門口了！假若亞力山大要放棄了的話，整個帝國必然要崩潰的。

有許多日子遲鈍的羣龍無首的安格魯撒克遜人懷着一顆破碎的心在萬分的焦慮之中。可是他們必須戰爭，至少，必須爲亞力山大而戰。這是必須冒了一切危險的一個迫切不可避免的戰爭，這是安格魯撒克遜人的一個生與死的問題。

拿破侖曾經訓示過世人，一個戰爭的勝利的結果，若只想憑藉了軍隊之調動而企圖避免掉戰爭便可以得到，只不過是一個徒

然的幻想。

安格魯撒克遜人，至少爲了亞力山大，也必須接受這個大爭鬥的，甚至冒了犧牲這「老哨兵」(『Oldguard』)的危險，純粹的高貴的英國本土的兵士一向是被特別調動着避躲一切的實際鬥爭，當作不可接觸的預備兵的，現在也不得不調動他們來參加實際的行動了。

這樣的一種不同尋常的戰鬥精神何以能遍佈整個英國的世界？何以對於亞力山大有這樣可怕的警告？

我們若試一披閱大英帝國的地理與歷史便可以得到一個適當的解答。

亞力山大，蘇彝士運河的警戒的與武裝齊備的哨兵，確是大英帝國在地中海的心臟。

亞力山大的海軍基地久已是亞力山大所視爲珍寶，而英國海軍以全力保證其安全的理想棧道的中心樑柱，它的使命在使大英帝國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財富安全地運輸到倫敦。

英國的軍事領袖以及政治領袖與財政領袖都一致同意，不論以任何代價都担保亞力山大之安全的重要；第一須攻擊埃及人。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倫敦對於地中海的政治一向是着眼在獲得這個目的，這個，自然是遵循着傳統的英國政策的主要路線的；即是用締結同盟爲手段解除她所認爲最危險的仇敵：意大利，德意志，希臘與土耳其的武裝；或者，萬一遭遇到失敗時，她便施其離間挑撥之慣技，供給他們武裝使他們彼此仇視敵對。總之，英國的目的在企望任何地中海方面的恐嚇都不影響到亞力山大。

英國的這種政策在所有東亞各國家之中已經早是周知的了，英國（按照他們政治的策略竭力要星加坡的海軍基地不遭受任何

可能的威嚇）五年之前在東亞便毫無躊躇地動員了所有的中國軍隊抵抗日本。中國軍隊在物質上與精神上都得到英國，法國，美國與蘇聯的支援。其後英國仍以同樣的幻想居然也動員了，美國的強大的武力來與日本對抗。「我們失掉星加坡，因爲我們誤以爲美國的海軍一定會保護我們東方的領土的，」在不多幾天之前約翰瓦德朗米倫爵士（Sir John Wardlaw Milne）尙如此作公開演說。

我們試一回想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意大利攻奪利比亞（Libya）之戰。自從那時以後，英國所謂與意大利的傳統的友好關係並不曾使得英國不把土耳其的軍隊動員，不把法蘭西的外交動員，都與意大利變成了仇敵。在那時候整個埃及的土地是讓與土耳其的，土耳其利用了它——從物質上與精神上，土耳其用它作爲抗戰意大利的軍事基地。

立場的轉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一八）倫敦突然一變她的傳統的地中海政策。在那時土耳其是她的仇敵，於是動員了意大利與法蘭西，其後又動員了希臘，來與土耳其作戰，這是亞力山大的安全第一次遭受到嚴重的脅迫的時候。

那時候土耳其居然冒了大險將她的軍隊衝到蘇彝士運河的岸邊（這是一九一五年二月間的事）。自此以後土耳其一直沒有得到英國的寬恕，因爲土耳其會企圖危害亞力山大的安全。爲了立即懲罰土耳其的大胆妄爲，倫敦決然毫無猶豫地在東地中海方面又燃着了一個大火焰，這時候世界大戰在整個歐洲戰線上恰好剛剛要消滅了的時候。

國際情勢：亞力山大之爭奪戰

但是英國一如往日一樣戰戰兢兢惟恐把自己牽扯在內。她動員抗戰土耳其，却不理會新誕的希臘共和國。希臘當時在阿那托力亞（Anatolia）剛受到屈辱的失敗（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在阿那托力亞，凱末爾將軍（Kemal Pasha）給了希臘軍隊的恥辱實在是希臘近代歷史上最恥辱的一件事，凱末爾所給予英國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間她所遭受的許多政治的失敗中最初的幾個失敗。

傀儡之戰爭

在這次的世界大戰中

，情勢却又轉變了：英國企圖煽動所有地中海的國家來與意大利一個國家作戰。

只是在法國戰敗繕結了康派泥（Compiègne）休

戰協定之後，英國才在倉促之間忽然發覺她已經犯了她的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即是，她竟那樣疏忽把法西斯蒂義大利的敵人武裝了攻打亞力山大。

英國的這個錯誤或者只可以在她在太平洋犯了的另一個錯誤比

擬，她無意之中武裝了日本仇敵來攻打星加坡，她在幻想着惟有憑藉了太平洋上友好的美國艦隊才能擔保那個重要的海軍基地的安全。

邱吉爾有他的忠誠的艾登巧妙地支持着，他早已覺察到亞力

山大的安全在受着威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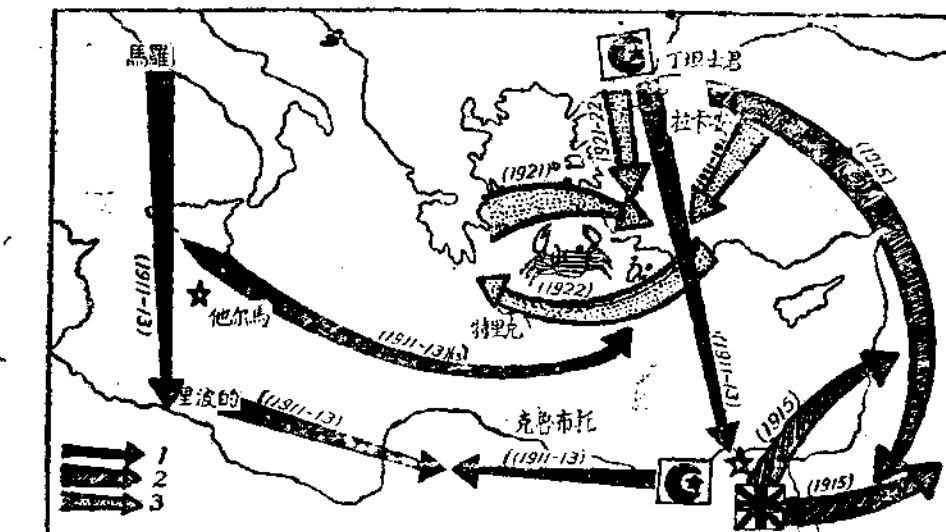
，爲了躲避這個打擊，他更增強了傳統的英國政策的一切詭譎手段。他鼓動

法國，巨哥斯拉夫與希臘對意大利戰爭，他也用同

樣的方法對待土耳其，英國的一個不可靠的同盟。

邱吉爾的地中海政策所獲得的悽慘的結果已經給近代史的篇頁增加了不少的光采，而且是最近幾個月的一部活躍生動的記錄。

希臘，巨哥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君主受着倫敦的煽惑，想對於亞力山大籌劃一個遙遠而間接的保護辦法，可是在不多幾個



1 1911—13=土耳其經由埃及攻意大利。

2 1915 =土耳其進軍到蘇聯運河。

3 1921—22=希臘進攻土耳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爲避免一切地中海方面所能與亞力山大的威脅，煽動意大利，法國，希臘與土耳其武裝了，彼此攻打，但是今日所有地中海的國家之中似乎無一國甘受英國的命令爲防衛亞力山大而戰了。

軸心國家厲害的進攻在亞力山大的整個外部防衛線展開更廣
禮拜之內他們都相繼傾倒了。

國際新聞

(七)

大的缺口。比斯爾他 (Biscra)、科佛 (Corfu)、雅典與薩羅尼岐 (Saloniki) 外層的要塞都已被次第擊破；敘利亞之被佔領也不足與此相抵消。

德國的降落傘部隊在克里特島 (Crete) 上陸的意外成功在英國的防衛線上更擊破一個更威脅的缺口，而且把在愛琴海中希臘的多島 (Archipelago) 上所有的英國海軍的無數給養基地都完全奪去。

而在意大利方面，守着懶惰的意大利海軍——她在噸數與噸數方面固然較次，但是確有勇敢的戰鬥精神與充分的準備——逐漸以一種緩慢的無力的但是不斷的與堅持的行動一天一天蝕耗着地中海內英國的海軍精華，並且她還有強有力的意大利德意志聯合空軍的援助。從瑪麻利喀 (Marmarica) 與得坎尼斯 (Dodecanese) 軸心國家加於英國的雙重脅迫一天比一天顯得嚴重。

自從前幾個月以來馬耳他 (Malta) 就她的重要的軍略職分與海軍基地職分言，早已完全變成中立的了。

在過去幾個禮拜中軸心國已經將亞力山大主要的外層防衛線攻破之後，仍堅決地緊捉住她們強有力的拳，正在從瑪麻利喀一直描準那整個堂皇的防衛線的主要堡壘——海軍基地。

托布魯克出人意表的降服與英國皇軍之逃往埃及——絲毫不會得到無力的地中海大英艦隊的援救——甚至於倫敦與華盛頓一般愚昧的盲人也突然顯示出邱吉爾處心積慮一直掩蓋到此時的悲慘的戰事實情，即是大英帝國的艦隊已經喪失掉地中海的控制力了。

「我們必須在東方的中部另覓我們的希望與將來，自從法國失敗之後我們在東方的中部的勢力是無人能抗衡的。」——在英國下院中邱吉爾本人說這樣沮喪的話。

國際情勢：亞力山大之爭奪戰

「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國與北非的法國屬地戰事的惡劣結果，現在尚不能推測。」

我們若迅速一瞥視地中海的地平線，將又顯示給我們另一個更悲慘的實情，即是，所有地中海沿岸的各國之中沒有一國現在情願為防衛亞力山大而戰爭了。

若就獲得外國的援助的希望而言，那末，英國此時惟有仰諸美國了。但是，天呀！可惜相距未免太遙，美國遠在太平洋，而軸心國的潛水艇似乎比以前更為活躍。

至於俯首聽命一任英國宰制的那些波蘭，法國，瓦哥斯拉夫與希臘的軍隊，在這一次襲擊之後在英國海岸上只犧牲少數的破船——這也許是極不自願的。

倫敦議會的傻瓜的警告並不錯。仇敵果真是來在門口了！

至少，這一次大的鬥爭勢必再沒有閃躲逃却的可能了，大英帝國的整個力量。所有的軍隊，假若必須的時候一定要完全參加了。假若拯救亞力山大是不可能的，那末為了保全大英帝國一線的榮譽與大英帝國的軍威（這是因為在這次大戰中太多的「鄧扣克之役」而遭到嚴重的損失的），至少也必企圖來拯救亞力山大的。

現在整個大英帝國都異口同聲承認，亞力山大之爭奪戰不惟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奧欣勒克將軍 (General Auchinleck) 自從他親自執掌了軍事的統帥權以來，他久已在企圖着避免過這個大戰爭。不過，且不管他情願不情願，他必然要被脅迫着非接受它不可，除非他欣願此時用他自己的手簽字在地中海英國海軍優勢的死刑判決書上。

或者在印度洋的情勢也復如是！

國際情勢：葡萄牙

卷之三

葡萄牙——現存中立國家之一

51

在這次戰爭中，關於交戰國的種種，我們已讀得太多，致使我們幾乎忘掉還有「中立國家」這件事了。我們把中立的定義，規定為『在三種可能性之中選擇一種的能力。這三種可能性是指立於戰爭圈外，參加一方或參加另一方而言』。

目前尚有幾小組國家號稱中立，這件事也許祇是碰巧，或者另有較爲深刻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三國都是伊伯利安系的——葡萄牙，阿根廷，與智利。

一般人士總以爲葡萄牙不過是歐洲最西南端的一個小國，而忘記了她還擁有二十五倍於本土的殖民地，——過去光榮歷史的遺產，而且對於她的國民言，這也是十分重要的。

要引導葡萄牙政治之舟通過歐洲以及世界政治的暗礁而保持中立，誠然需要一種特殊的手腕。然而這件事却被時代偉人薩拉扎爾博士（Dr. Salazar）做到了。本文作者曾以『艱難的社會』與『到大東亞戰爭之路』二文而馳名。渠曾任駐葡記者數年，現在東京。——編者。

一個認真做事的人

——在去年某個時期有一位初到里
鐘的時候打電話到外交部，但當他連續的詢問有關人員的時候，
這位外交官，除去她自己守門者與其他下人以外，在這樣早的時候是沒有人員來到部裏辦公的。正式辦公必須到下午纔開始，他在辦
上午到部辦公的祇有部長一人，他每天準九點鐘到部。但他在辦
公的時候不願意被電話所打擾。

這位每天上午事必躬親的孤獨外交部長正是安东尼歐德歐利
威拉薩拉扎(Antonio de Olazábal Sáenz)博士，他同時還兼攝首相
與軍政部長。而在不久以前又兼任財政部長。他之開始馳名國際

是因為對於最後一種職務所表現的能力而得。我們很容易想到一個身兼這樣多要職的人自然不能再沿用由伊伯利安半島的氣候與傳統所形成的消閑態度來辦公了。

在觀察薩拉扎博士獨自一人夜以繼日的看情報，寫草稿，並且決定他的小國與遙遠的殖民地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是有著深刻意義的。據里斯本消息靈通的人士談稱，事實上葡國派遣在外的大使與公使的報告都是公開的，而且薩拉扎博士也並不披閱，祇有外交部長親筆所寫的文件纔交到國務卿與各部，至於這種文件的原稿則是鎖在部長的保險箱中。這種事情也許是真的也許不是真的，但牠的意義却是不可漠視，也就是說，在里斯本這樣重要的機關中，都不是由全體人員來負責。所以葡萄牙的外交政策

很顯然的只是由一個人來指導而已。

「新法令」是什麼？——這種外交政策祇有在明瞭葡國

政治背影與現今領導者的個性之後才可認識清楚。葡國現在的政

權可以很含糊歸入一種法西斯制度，但在居住國外的人士中很少有人能對該國的真實政治情勢有一個清楚的印象。在葡國中，在加薩拉扎手中無疑義的有二種：一、加薩拉扎所自稱的「新法令」與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間毫無相似之處；二、合作國的觀念使葡國主在憲法的變更上是引意大利為模範。

然而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大概也與相似之處一樣的多。當

加蒙那將軍在十五年前推翻葡國自由主義政權的時候，估計七歲以上的文盲約有百分之七十五。到了一九四〇年時候，又有一種里斯本的舊約

雖然充滿良好的意念，但與在他以前的軍政府相較，並沒有很大

的差異。實際上也不過還是殘暴的政客與軍人的集團而已。

所謂真正的「新法令」的基礎是到了薩拉扎博士被加蒙那總

統任命為財政部長並負責皇室行政的時候纔開始。奠定因為若干

年來內政的廢弛與腐敗到了薩拉扎手裏纔有了頭緒。然而縱然如

此，當薩拉扎在平衡預算上獲得意外的成功並且在賓務的整理上做如

述結果之產生，自然免不掉要使多數人有所犧牲的惡習等等措置，

這都是很容易惡感的。都是由於政府的意願強制執行而

到夢想不到的地步的時候，還未能引起國內熱誠的擁護。因為上

級力量支持政府。俱為國民所認識的時候，薩拉扎博士便把政府

的力

量支持政府。

這種強迫增加工作，減少消費以及矯正人民懶惰的惡習等等措置，

都是很容易惡感的。都是由於政府的意願強制執行而

到夢想不到的地步的時候，還未能引起國內熱誠的擁護。因為上

級力量支持政府。

這種強迫增加工作，減少消費以及矯正人民懶惰的惡習等等措置，

都是很容易惡感的。都是由於政府的意願強制執行

國際情勢：葡萄牙

在一九四零年成立了一種契約。教堂對於葡國的損害因而得免除。

雖然如此，他却力避破壞在革命政權推翻專制政體後所規定的政教分開制度。他雖然認為教堂是葡國的一個基石，但不願教士們對於政治有過度的干擾。這種態度也許不為熱心天主教者之所贊同，但薩拉扎博士總還能信賴教堂的支持力量，因為在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教堂都深知共產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的危險性。不過就外交政策而論我們必須牢記在公教知識階級之中，有很大可觀的一派人在戰後復興的影響之下，對於聯合國家有很肯定的親近情緒，並且利用檢查的鬆弛常常發出一種言論，越過了政府所持的嚴格中立的範圍。

——上面所講的，是薩拉扎博士的外交政策的大致的背景。這種政策是在慎重的現實主義與限制之下實行着。從戰爭剛一爆發的時候起，葡萄牙的局勢已然是處於危險之境，而且戰爭越擴大，葡國的形勢也就變得越困難。遠在聯合國國侵犯狄摩爾島葡國的主權以前，里斯本方面已然看清楚英美兩國已然正在垂涎大西洋中的葡領諸島了。最近佔據馬達拉斯加島發。事實以及成立反德第二戰線的宣傳，都是爲消除這種恐懼而

在這種艱難時代薩拉扎博士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帝國屬地的完整性。這種態度正是葡國所以謹慎從事的原因。從戰爭初起的時候葡國就採取觀望態度，然而維持這種態度是頗費苦心的。要把葡國牽入戰爭漩渦的力量本是很強的而且在一九三九年來有很大的。大概就會加入戰團。因為有一三七二年時與英國同盟的關係，因為有上次參戰記憶的關係，因為有葡國海陸軍力量不足以長期防禦遙遠屬地的事實，所以葡國事實上的可能傾向也就可以料得到的。除此以外，前所述的左傾知識份子與公教界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又都有很強的倚靠傾向，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對於法國的同情

——這種常常表現於葡國報紙上的強調親近聯合國的情緒最初是集中在法國身上。英國本是舊盟邦又感覺得，致使葡國人士感到不快意。英國方面官場的禮貌並不能克服英國人對於葡人所具的根深蒂固的疑慮。

對於法國的態度可就與此大不相同了！在幾千個受教育的葡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把巴黎看作一個青年時代的游戲場，而且還

伊伯利安的團結——在國內的議論縱橫於國外的潮流澎湃的邊境中，薩拉扎博士極力想引導一種中立的路程，以保持本土同殖民地的完整直到和平恢復的時候。最近西班牙國內的紛擾給與了薩氏一個暗示，使他避開了破壞中立的危險，一指與英國成立同盟而言一這是值得注意的。

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英國政府似乎是做了她自己的宣傳的犧牲品了。這種宣傳是說正在援助佛郎哥的德意除去為在英法後方獲得基地以外，別無其他目的，所以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英國同意薩拉扎博士與西班牙之間成立中立條約，因為這樣一來，似乎是把德國干涉西班牙的疑慮給消除了。當一九四〇年二月的時候這個條約因又有新條款之加入而更形充實，由條文中可以預料到簽訂者在受威脅時的互助。英國在起初既然很贊同這種條約他的初步政策，自然不好反對牠的合理的延長，然而在實際目的上牠已然是破壞了英蘇同盟了。

伊伯利安的團結形成薩拉扎博士不牽入戰爭漩渦政策的骨幹，而且由葡國的立場看來。還有另外的意義，也就是說因西班牙

在另一方面，又有一派人從戰鬥開始時候起，已然看出了葡萄牙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了。這種新歐洲的觀念的自身並沒有發展得很快，葡萄牙也並沒有真轉向歐洲大陸而是依然望著她的殖民地。在葡國與德義兩全體主義政權之間有很固定的共同利害關係。在西班牙內戰時代，這一層已然很顯然了。

西班牙內戰

——在西班牙裏邊英法政府對於某方偏袒的傾向對於現今開戰以來葡國所持的態度也不無影響。不論是由於宣傳或是由於實力所造成的一赤色西班牙都會推翻現存的和平政權並產生一種在歐洲西南角上的不安中心。甚至葡國中對於拉加薩蒙那薩拉扎政權不甚熱心擁護的人也都痛恨西方列強這種對於西國的政策。

葡國政府對於西班牙內戰是持中立態度，但牠的同情很清楚的是傾向於高的羅(Gómez)方面。除此以外，還有不少的葡國社會黨以及法西斯黨之間的共同利害關係。這種利害關係一直存留到現在。薩拉扎博士深知德意兩全體主義政權若被民主國家的力量所摧毀他在葡國的心血工作也就宣告場台了。

國民軍方面所持的泛伊伯利安傾向而給與葡國獨立的威脅可以因此而消除。當戰爭延長並且波及世界各角落的時候，薩拉扎博士不僅繼續並且加強了對西班牙的合作。他在去年二月曾訪問賽維洛並且在該地會見佛郎哥將軍同他的外交部長蘇勒氏，這是薩氏任首相以後的第一次出國。

聯合國的威脅與干涉

聯合國的威脅與干涉——在戰爭初起時，德國政府約言，祇要葡國保守中立，便尊重牠的本土與殖民地之完整，而且對於這個約言也真能實行。在另一方面，在安格羅撒克遜陣營之中，很早就有一種呼聲。里斯本方面也很明白這是一種對於牠的海外領地的威脅，尤其是對於亞索勒斯與威爾德角落兩羣島。上院議員與羅斯福總統也都會參與這種論調，這種表示引起了葡國的嚴密注意。對於這種威脅葡國決心用實力抵抗而不屈服，由屢次派兵到上述兩地與莫三鼻給的事實就可以知道了。雖然如此，葡政府對於去年十二月澳洲與荷蘭軍隊之侵入狄摩爾似乎是完全不在意料之中，所謂『友好』國家的這種行為在葡國中，同情的人氏看來總覺得是一件憾事。

葡萄牙人對於英國的厭惡還有其他的理由。英國對於葡國的海外貿易，曾經加以逐漸增強的干涉。甚至葡國本土與殖民地之間的郵件也要受英國的檢查，而葡國罐頭工業所需要的美加鋅干皮也被英國拒絕運輸，甚至與歐洲大陸之間的貿易也被英國對此不僅未曾訴諸武力，而且已然屈服過多次了。

弱國的軍備——葡國對於外力的軟弱態度無非是兵力不足使然。在葡國裏邊有些人相信如果在戰前或戰爭初起時努力充實軍備，必可以抵抗外力的干擾而保持帝國的中立與完整。在一九四零年的夏天，軍界方面甚至公開表示對於軍備單弱之不滿意了。據說薩拉扎博士曾向軍事顧問力陳得失，認為小如葡萄牙的國家若想具備足以抵抗外界威脅的兵力是永遠不可能的，而且在另一面講來，如果葡國真能擁有強大的軍備，必要被他國認為有結爲盟邦的資格，那時候要想維持中立，恐怕比現在還要困難了。

葡萄牙的面積與人口

部分名稱	(面積平方英里)	人口
葡萄牙本部	三五、四九〇	七、三六〇、〇〇〇
威爾德羣島 (包括亞索勒斯與馬台拉兩羣島)	一、五五七	一六三、〇〇〇
葡屬幾內亞		
塞拉利昂 (包括畢撒哥羣島)	一三、九四四	四一六、〇〇〇
安哥拉	三三一	五三、〇〇〇
濃林西北	四六	六、九〇〇
莫三鼻給	四八七、七八八	三、五四五、〇〇〇
	二九七、六五四	四、九九五、〇〇〇

二世紀建國以來，就有一種屬於大西洋而非屬於歐洲大陸的自覺。如果有誰曾經參觀過一九四零年在里斯本所舉行的慶祝建國八百年的展覽會，一定會驚異那種海洋色彩的傾向。這個展覽會所以不因歐戰而停開的目的，共有兩個。一方面是爲向交戰國表示葡國已有保守中立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薩拉扎博士要以葡國過去之偉大鼓勵國民，希望使他們更肯爲將來努力。對於歐洲新秩序，葡國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上面呢？葡國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也像對於其他的事情一樣完全由薩拉扎博士來決定。他爲恢復葡國過去光榮所做的努力，並不與對於歐洲各國合作作一事相衝突。目下歐洲各國之合作，在對蘇戰爭中，已然表現得很多了，而這個戰爭對於葡國的關係也正與對於其他國家的一樣。由葡國殖民史的後期事實以及當前避開戰爭的事實看來，這像薩拉扎博士這樣注重實際並且頭腦清楚的人，必須認清處家在這，而要單獨享受殖民地資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武力不足的國家在這種政治經濟集團逐漸擴大的時代，要想以一個巨大的政治經濟集團的形態進展。據說薩拉扎博士關於在新歐洲中並積極合作一層已然看得很清楚，而他的一個驚人的是他的立場。歐洲爲了進展。

國際情勢：葡萄牙

荷屬印度	一、五三七	六〇〇,〇〇〇
荷屬狄摩爾	七、三三〇	四六三、七九六
澳門	六	一〇〇,〇〇〇

葡萄牙帝國全體 八四五、六八三 一七八、〇一一、六九六
 最近的演說——薩拉扎博士在最近六月二十五日的演說中，關於對新歐洲的態度，曾做強調的表示。我們姑把最動人的幾段寫在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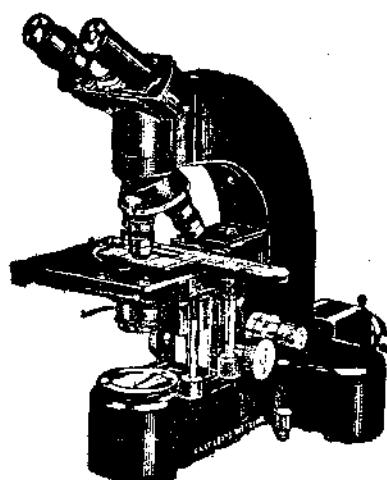
『當今世界正處於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與道德破壞的情況之中，祇有恢復精神價值可以把歐洲從共產主義裏拯救出來，因為共產主義不僅是歐洲的大敵而且還是世界的大敵……』

『英國最大的錯誤就在與蘇俄締結同盟；而不顧這樣的同盟所給與世界的危險性。……』

『民主國家未能在戰前解決和平問題，却是殊堪痛恨的事。民主政治的時代已然過去了，新秩序的時代已然誕生，在這個時代裏邊，自由與共同利害的綜合，在對抗西方反動態度與東方虛無主義的不自然同盟的戰爭中，已然表現出來了。』



在東方葡國冒險家與先驅者精神所在的諸地，也正對本國的困難表示強烈的同情，並且熱望着她能克服萬難並且在歐洲國家集團中佔據適當的位置。



興華公司

北京東城西堂胡同一號
電話五五三三一九四九

Leitz

顯微鏡	理化儀器
切片機	經緯儀器
望遠鏡	化學藥品
比色計	及一切試
射影器	驗室用品
描寫器	

馬達加斯加之今昔

四百四十二年前，葡人提亞哥提阿氏，駛往印度，中途失迷，無意中發現了馬達加斯加島。此島形似戰艦，長九百八十英里，寬三百六十英里，面積合二十四萬平房里，較法國爲大，距華洲東南海岸，僅二百三十英里，向來有離奇的政治背景。

錯綜複雜的故事

金錢，叛逆，讒言，俠義，都呈現在這島上。忠誠，奸詐，野蠻，文明，熱忱，深情，交織着火熾的故事情事，馬島往昔之種種，掩映着舉世屬目之今日。吾人必須用客觀的眼光來剖視馬島的真相。法蘭西在此屬領，耗費若干金錢，殘酷的疫癆和惡劣的氣候，相循而來攻擊那土人及白種人，爲克服這些困難，法蘭西所費去的財力和人力，不知幾許。

馬島確是充滿了法國色彩，不過它在地理上的位置，對英國向屬領及東方的貿易，終于一種威脅，今日英國藉口爲軍事上之必需而佔領此島，其對法領未來之野心，不難想見。

欲知馬島的現況，最好由一五〇〇年提亞氏發見此島而馬哥波羅稱之爲~~St. Lazarus~~時說起。馬島爲菲洲最大之島，因在聖特勞倫斯篷日發見，其後一百年中，即名爲聖特勞倫斯島，四面有海平坦的海岸圍着，有幾個天然的海港，內地氣候調順，平原高出面九千尺，崎嶇難行，多險峽，最高峯名「雲飛不過」，低區樹木成林，水分充足，土壤肥沃，池沼遍地，瘡疾流行，自十一月至四月，天氣酷熱，時有雷雨，巨風常作，終年不見雪。

莫什必克海峽，鰐魚奇多。拂曉，巒谷深處，輕霧慢起，百鳥倦興，羣出林梢，珊瑚礁，挾怒濤，浪花飛濺，馬島在這神祕的環境裏隱匿着，一若造化有意使之與世隔絕者。

木棍敲着船底，魚驚躍入船內，會連合一起來反抗。最初葡人想在此實行殖民政策，荷蘭人化法之人，接踵而來，在島之最南端建立杜分~~Dupleix~~港，現在已成辛勞，及父母妻兒流亡之慘痛，如今都在追憶中，他們不顧一

一切，來在島上苦心經營，而成今日之馬達加斯加。由安太摩洛言語及阿拉伯文字遺傳下來的古代歌謡中，可以尋找出馬島的歷史，在這裏可以見到於十七世紀時 *Sesenge* 種族已在馬島佔了勢力。此後 *Hova* 種族在哀莫利內中部於安特力安尼巴拉 *Andrianamp* *siraj* 國王領導之下，起來對抗 *Sesenge* 迄一八九五年又被法人征服時，*Hova* 族已佔有馬島北部及中部，西部本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僅西南未被侵入。

克服一個種族，摧毀其文化，即以征服二字名之，實際上所經過的戰爭，幾如拿破崙東征之多。緣 *Ferdinand* 一世，是 *Hova* 族的一位很浪漫的君主，於一八一〇年爲王，在位十八年，給馬島的歷史顯著的影響，他精明強悍，惜聽顧問海斯地之詭計，以致朝政日非，陰謀多端，海斯地既得君心，錢財軍器悉入其掌握，不久果使 *Hova* 族威權日固，法國勢力日盛，英國勢力得以施展，及 *Ferdinand* 去世，*François* 公主即位。

公主在朝，馬島的歷史上發動了緊張的排外情緒，教會停辦，教徒被戮，教會財產亦被充公，所有外人，均受壓迫，至一八四年英法同攻塔馬太夫，以示懲戒。

François 二世，屬於后一（歐洲人）威一八六一年，慘死宮中，后繼起，於五年內與英美法均簽訂條約，馬島漸成一國，領館等相繼設立。*Hova* 族的目的，在得外國之承認，但忘了自己之弱小地位。在東北海岸上之 *Antsirabe* 王主，同時亦受法國之保護，*Hayes* 雖與法國訂立條約，法方並非承認他們是馬島之主，法國僅欲使島民間維持平衡而已。

一八六八年 *François* 二世即位，她是一位最能識時務的女傑，和首相 *Ranavalona* 結了婚，使他執軍政，以鞏固她自己的地位。

三位 *Ranavalona*，先後和這位首相結婚，或者說，這是一個好的政策，是因爲「男人在位法國政權操諸女人之手，使女人在位，男人則有干政的機會。」這位首相雖未周遊各地，却甚摩登，依英顧問之計，他擁有三萬五千人的軍隊，英人之意在驅逐法國勢

Louis-Philippe Dubois
白朝節原著

國際情勢：馬達加斯加之今昔

力，而首相之意在保持個人之威權，任何歐人來訪，他終要接見的，他雖不甚溫和，却也不難結交。他有無窮的問題來問他的客人所，焦慮的，但是他不贊成經營洋酒以增稅收。是這位首相所始與外人通商，感受到外來勢力的侵襲。倫敦教會，再次開設，首相當說船上載着教徒聖經，船內裝着洋酒，他歡迎外國人進來，但反對洋酒的輸入，不過也無法可想。

教徒和洋酒自Ranavalona一世排外風潮發生後，馬島開英商繼續而來，洋酒隨着強迫進口，居民蒙受惡劣的影響，這位迪氏死後遺產問題與法起爭端，此時歐洲各國領域日拓，以菲洲方面為尤甚，而馬島風雲日急，至一八八三年，法致最後通牒，Houss族拒絕，戰事遂起。法軍在德却斯尼將軍統率之下，克服了一部份土人。法人之佔領馬島，代價不小，德將軍之兵士，轉轅四百英里，一半葬送在劇戰，惡熱，災厲及荒野之中。一八八五年，Ranavalona三世簽訂條約，馬島遂成為法國之附庸矣。英人及政府簡直不知其情，當政府遇見真憑實據時，則以「未悉內情概不負責」為辭。

秘動圈之陰謀遠離着倫敦和巴黎，在這裏有一種特殊的英法關係，雙方的運動工作人員，不受自己政府的干涉，英法間只管簽訂條約，互相承認某種局面，然英人在這裏的行動，下院對法此舉，表示同意，但以法國承認Anglo屬英為條件。

加利尼之征役十九世紀末葉，叛逆反法各種陰謀，由有力的外國資金作背景，相繼在馬島上發動，法加利尼將軍拿民地的專家，亦為法國軍史中最富之人，法軍人常說，凱撒撒的英雄，但是加氏的一生是無瑕疵的。

銀宮馬島上每個重要的村落，都有一重或二重山圍繞着，由一孔道出入，加氏當年進攻，困難殊多，而今法國已將此地除非用降落傘部絕。

苦心經營的結晶，他克服了很大的艱難，在十年之中，使岩石總督

馬島上交織着平坦的道路，他的目的要堅守已往確保將來。在塔那那來夫山頂上，Houss王后的宮殿，依舊在聽政的地方，未改舊觀，宛如曩昔，自宮殿四周的山崖上，滿佈新式的洋房，但在Houss后時代，此地是一刑場，將犯人導至懸崖，往下一推，以畢其生，山下尚有創子手守衛着，犯人之未摔死者，立即斃之。

馬島在塔那那來夫山頂上，Houss王后的宮殿，依舊在聽政的地方，未改舊觀，宛如曩昔，自宮殿四周的山崖上，滿佈新式的洋房，但在Houss后時代，此地是一刑場，將犯人導至懸崖，往下一推，以畢其生，山下尚有創子手守衛着，犯人之未摔死者，立即斃之。

不幸日及土人之法庭馬島之風土習俗，神密，迷信以及僧道的魔力，依然存在，土人崇信祖先，山川湖沼，某種日期為一均有所持的意義，星期三為「不返日」出門是不吉利，星期四為「不成日」，作什麼事都要失敗，法國人對此說法，也很相信。

實業的資源法國已將馬島北端之提亞哥蘇利士，築成軍港，為東方貿易之基地，棉紗及絲的紡織，肥皂，糖及礦粉的製造，象徵着工業的發達。銅鐵鋅鉛鎳銻黃黑鉛煤，都自馬島運往，法國來供應她實業上的需要，金沙，木材，牲口，牛皮，蠟也由那繁忙的塔馬太夫輸出。

實業的資源法國已將馬島北端之提亞哥蘇利士，築成軍港，為東方貿易之基地，棉紗及絲的紺織，肥皂，糖及礦粉的製造，象徵着工業的發達。銅鐵鋅鉛鎳銻黃黑鉛煤，都自馬島運往，法國來供應她實業上的需要，金沙，木材，牲口，牛皮，蠟也由那繁忙的塔馬太夫輸出。

馬島雨季甫過，提亞哥蘇利士，已被英軍佔領，塔馬太夫恐令隨之而失，觀夫法國僑民之努力，一旦成為他人之財產，不禁想起馬島使人得到兩個印象，第一是當年隨Gallieni征服馬島的土人以法國的國旗，視為自己的國旗。第二是Triombe齊姆夫，僅須六日，十年前不能通過的地方，今則電桿林立，旅館林立，他強欲使法國人改變一切面目，是不能有良好結果的。

今日之塔那那來夫首都及此近代化的馬島，是利昂克拉總督

利用航空研究同溫層

楊夫譯

七英里的高空是一般人現在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

在高空之上，有我們的耳目所不能達到的空間，寒冷而寂靜，那就是所謂「同溫層」。

我們先不要濫用「同溫層」這個名辭，不然的話，假如夢想的同溫層飛機一旦實現，並且把他的螺旋槳伸入大氣上未知空間的時候，恐怕就要覺得一覽無餘了。

我們先發現這一塊空間究竟在什麼地方，包括什麼東西，然後再說明所以要達到牠的動機，以及航空製造者所以不肯公開發表詳情的原因，也許不是壞事。

在幾年以前，有幾個具有見識的人想到航空所能達到的高度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了，並且想到要發現究竟最高層是什麼的問題。於是乎空間的探險便由這個時候開始了，而且感覺興趣的也不僅限於航空界人士。

宇宙射線——有一個時期，科學家會為空中的一種奇特現象所迷惑，

因為沒有適當的名稱，便稱之為「宇宙射線」。因為這種射線與本文的問題有關，所以我們必須談幾句。

關於這種射線的本質的問題，科學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有一點。彼此相同，那就是公認這種射線。來自地球之上的某處。

有一派學者主張這種射線是鑄蛻變時所射出來的；另一派認為射線是由電子一樣的微粒所組成的，又有一派認為射線是質子或光的質點。

這種射線具有強大的本領，並且假如被阻止的話，祇要不致於把我們打成粉碎，一定可以答覆空間飛行的全部問題。

大家要記住科學家現在仍在繼續破壞原子，並且由估計結果知道一杯這樣的东西足以推動一艘郵船橫過大西洋。

最強有力的X射線還不能穿透兩英寸的鉛板，而直射的宇宙射線可以穿過十八吋厚的鉛，所以假如我們能把「宇

宙射線」集中起來，一定很有用處。空中探險者目前正在尋求這種射線的來源。

我們不需要在空中的旅程上耽擱很久。比較說來，還沒有人升到很高的地方。

落下十一英哩

——探測高空要利用是兩種氣球。有一種是發音氣球，在上升的時候祇攜帶着儀器，當氣球破裂的時候，所攜帶的儀器便由降落傘徐徐落下。這樣的氣球曾經記錄下來二十五英哩高空的情況。另一種氣球是搭載有乘客的。在一九三一年，人們所達到的最高距離是八英哩。在那一年畢加德教授作成了九英哩半的紀錄。第二年他再度上升，又作成了十英哩的紀錄。以後又有蘇聯飛行家作成了十二英哩的紀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時候，蘇聯飛行家又作成了十四英哩的紀錄。

美國的探險工作——美國以特意組織的同溫層探險隊參加這方面的工作。

科 學：利用航空研究同溫層

他們的氣球升到十一英哩的高度便自行破裂了。搭乘者用降落傘逃下來。此外又作過不少次探測同溫層的企圖。在一九三五年時有兩位美國空軍將校曾經升到十四英哩的地點，但沒有得到什麼新的線索。

要的成分氮氣。再往上是超同溫層，推測所含成分是氫與氦一類的輕氣體。再往上去就達到純粹的真空中了。

要的成分氯氣。再往上去是超同溫層，推測所含成分是氫與氦一類的輕氣體。再往上去就達到純粹的真空中了。

現在我們必須研究「海氏層」了。這一層是由無線的實驗發現的，推測牠是由游離的氣體與凍結的氮氣而成，但這也祇是推測而已。

在每次上升的時候，探險者都穿着鋁製的保險衣以抵抗高空的寒冷與低氣壓。所發現的事實是宇宙射線乃是由各方一齊射來，但這個結果不過使學者更爲迷惑而已。

另一個未曾解決之謎就是所謂熱射線的問題。熱線不能經過真空而傳播，而在地球與太陽之間又是完全真空的，那麼熱是怎樣傳到地球上的呢？沒有人知道。有一次畢加德氏上升時，氣球艙中的溫度是一〇四度而艙外的溫度却已到了零下七十六度了。

要的成分氮氣。再往上是超同溫層，推測所含成分是氫與氮一類的輕氣體。再往上去就達到純粹的真空中了。

現在我們必須研究「海氏層」了。

這一層是由無線的實驗發現的，推測牠是由游離的氣體與凍結的氮氣而成，但這也祇是推測而已。

在把空間分層討論以後，我們就要回到航空的本題，並且看一看前面我們所發現的對於這件事有什麼影響。假如我們能通過同溫層而飛行，必定可以得到許多的利益，據專家的經驗所得，我們知道百分之百的安全飛行是永遠不能做到的，而駕駛員與飛機必須與閃電雲霧，與冰雪相遭遇，但在同溫層中的飛行是沒有這些問題的，因為同溫層是在對流層之上。

因為阻止飛機進行的最大力量是與同溫層中，空氣的磨擦阻力不過是地面上的十分之一，所以要使飛機達到每小時

大氣的五個層次——根據研究結果，科學家把大氣分爲五層。是**對流層**，牠的範圍是從地面向英哩的高空，也就是雲風變化的對流的最高點。第二層是**無對流層**，高度約有二三英里。從離地十英哩到英里的空間就是所謂**同溫層**，主

要的成分氮氣。再往上是超同溫層，推測所含成分是氫與氮一類的輕氣體。再往上去就達到純粹的真空中了。

現在我們必須研究「海氏層」了。這一層是由無線的實驗發現的，推測牠是由游離的氣體與凍結的氮氣而成，但這也祇是推測而已。

在把空間分層討論以後，我們就要回到航空的本題，並且看一看前面我們所發現的對於這件事有什麼影響。假如我們能通過同溫層而飛行，必定可以得到許多的利益，據專家的經驗所得，使我們知道百分之百的安全飛行是永遠不能做到的，而駕駛員與飛機必須與閃電雲霧，與冰雪相遭遇，但在同溫層中的飛行是沒有這些問題的，因為同溫層是在對流層之上。

因為阻止飛機進行的最大力量是曳力，而且空氣越稀薄曳力也就越小。在同溫層中，空氣的磨擦阻力不過是地面上的十分之一，所以要使飛機達到每小時五百英里的速度，自然不是什麼難事。在這裏沒有結冰的可能因為所含的水分不足以產生凍結的結果，同時明視度也是很的。

總而言之，在十英哩的高空中，有一個沒有干涉的空間，而且溫度始終不變，同時又很容易達到高速度，所以同溫層可以說是理想的空中交通媒介。

紅外線攝影

紅外線攝影的發明，遠在十九世紀的末葉，不過近年因新塗料的發明。能製成特種軟片與乾片，使牠對於紅外線的感受性加速，因之紅外線攝影的拍照法也變為十分簡單的了。

什麼是紅外線——自從牛頓把白色光線透過三棱鏡而分為七色以後，又有人繼續研究，知道在目力所見的光譜之外，短波的一端還有紫外線，長波的一端還有紅外線。我們所要藉以攝影的是波長在 7000A （ $1\text{A}=10^{-8}\text{cm}$ ）以外的紅外線。牠的範圍較可見光譜還大二倍，所以在攝影術的應用是很有希望的。

紅外線的來源

——紅外線自然是目力所不能見的。那麼牠究竟是來自何處，在何種情形下纔可以進行攝影，自然是大家所要知道的。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凡已至或將至白熱狀態的物體，都能發射紅外線，太陽以及平常照相用的弧光燈都是已至白熱狀態的物體；而發熱的電熨斗等物便

是將至白熱狀態的物體：都可用作紅外線的來源，祇是強度不同而已。

底片如何感受紅外線

——因為攝影材料製造技術的進展，使底片與全色性（Panchromatic）的底片，再進而至於能感受紅外線的底片。紅外線的範圍既然較可見光譜大兩倍以上，所以底片感受紅外線的範圍也自然會因逐年之改進而擴大。現今能感受 13000A 以外的波長的軟片已然有十餘種了。至於平常使用的祇有所謂K類與R類兩種。

K類的感受範圍是由 6700A 至 8100A 而對於 7500A 附近的光波感受最強。

至於E類的感受範圍則是由 7200A 至 8700A 而對於 8000A 附近感受性特強。這種紅外線底片對於可見光譜中的黃，橙，紅等色雖不感受，但對於藍紫與紫色卻能感受。若所要用純粹的紅外線來攝影，必須用濾色鏡把較長與較短的光波濾去。

紅外線攝影的應用

——我們先談以太陽為光源的戶外攝影。在這種情形之下用紅外線攝影的目的是為消除空氣的霞障，使遠處的景物可以攝得清晰。所謂霞障就是指空中懸浮的塵埃而言。當光線透過這些塵埃的時候。各點微塵都能把牠散射。倘若微塵的直徑（假定為球形）較光波長度甚為微小，

紅外線攝影所用的鏡箱

——光波的長度如果變更的鏡頭的焦距也就隨着改變。所以在可見光線中能對光者未必在紅外線中也能對光。紅外線攝影有時在毛玻璃上對準之後，還要把鏡頭移出約等於焦距二百分之一的距離就是這個原故。普通手提鏡箱因鏡頭焦距很短，所以大致不成問題。若是在鏡頭之前加一個紅濾色鏡，可以略有補救。此外對於硬匣與暗箱抽片也要檢查一下看看是否容許紅外線的通過。

尋常鏡頭上所用的G字黃色濾色鏡A字紅色濾色鏡都能吸收全部的紫色與藍色而毫不吸收紅外線。

諦 佛

科學：紅外線攝影

那麼牠就可以把較短的光波散射，較長的光波透過。由極細的微塵所積成的霞障能散射藍紫等光而透過紅光。在有這樣霞障的時候如果祇藉紅光攝影，結果就可以透過霞障把遠處的景物攝出，若祇藉波長更長的紅外線來攝影，結果可以更為清晰。

雲霧的水點。直經常常較可用攝影的光波為大，因此能散射較長的光線，雖紅外線也不能完全通過。所以用紅外線攝影也不能完全免除雲霧的障礙。

藉紅外線所攝得的風景照片，有三大特點：

(一)天空甚暗，這是因為青天部分沒有紅外線射來的原故，但白雲部分仍然是白的，因為白雲能反射日光中的紅外線。(二)如果天空清朗，那麼景物的陰暗部分甚濃，因為青天中射來的藍光散射到各陰暗部分，而藍光中又沒有紅外線。(三)草木的影子呈淡白色很像積雪。這是因為草木中的葉綠素極容易反射紅外線的原故。紅外線攝影因有這些特色，所以能在強烈的日光下攝得類似月光或雪景的照片。

藉紅外線拍人像，皮膚呈現蒼白色的，嘴唇的紅色也變為白色，同時面部一切織紋毛孔等也格外顯著。利用紅外線攝影可以發現曾經塗改的文書或古畫。醫學上又用牠來拍攝潛伏在皮膚下面的血管與瘡傷，都是很有趣的应用。

號二橋層萬南路街大東四東
號九五七五局五話電 所療診 劍豪士劉 前醫和協授教正科內

MELCHER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INA AND MANCHUKUO

Tientsin,
16, Bruce Road
Tel: 32991-4

Peking
25 Nan-Chih-Tze
Tel: 5-4346

Tsingtao
6, Chekiang Road
Tel: 2838

Shanghai
210, Kiujiang Road
Tel: 16342-5

Mukden
4 Dan Kyowagai 84
Tel: 23803



MACHINERY-IMPORT ◆ ENGINEERING

美最時機器公司

中國一滿洲國

北 京

南池子二十五號 電話: 5-4346

電器機械，鐵路用具，礦務供給，工程設計，



現代的生活教育論

宗 軾

生活教育，是教人如何由于實際的生活中，去求得真實的有價值的學識與技術，而養成健全人格之教育也。

其第一特徵：乃主張「**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展言之，教育要生活化，生活必教育化，同時學校要社會化，社會必學校化；換言之，使學校與社會結為一體，不可游離，生活與教育打成一片，不可絕緣，務使受教者由合理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去訓練而生長起來，結果藉此實際社會生活之陶冶，遂逐漸養成一種能力，此種能力，可以控制自然，改進社會，創造生活，使文化向上發展也。整個的社會，皆為教育的場所，所有的學校，皆為生活的源泉，必如是然後教育之作用，才可深入於社會之各層中，不過在此種生活教育的生活中，須有一定的計劃，目的組織與系統耳。

其第二特徵：乃主張「**教學作合**」。本來「教學作」為一體，不可分離，應在「作」上學，在「作」上教，不應作自作，學自學，教自教。在「作」上學者為學生，在「作」上教者為教師。由教師對於學生之關係而言，「作」便是教，由學生對於教師之關係而言，「作」便是學，教師用「作」來教，方為真教，學生用「作」來學，乃是實學。若不在「作」上用工夫，教固

生活教育：現代的生活教育論

不成爲教，則學亦不爲真學矣。理解的可以教人，不理解的得跟人學。由此可見「教學作」必是合一的，不可分開的。蓋一種活動，對於事說是作，對於自己說是學，對於他人說是教。例如作染色工藝的活動，是要在染色工廠裏作的，便須在染色工廠裏學，在染色工廠裏教。關於染色的講解，不是爲講解而講解，乃是爲追求染色技術之正確而講解，關於染色的看書，不是爲看書而看書，乃是爲研究染色原理之正確而看書，想把染色教好，要講什麼話，就講什麼話，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而不能謂染色是作，看書是學，講解是教。爲染色而講解，則講解亦爲「作」，爲染色而看書，則看書亦不能不是「作」，爲染色而實習之，則染色更不能不爲「作」矣。此爲「染色的教學作合一」之原理，至于其他，可以依此類推，亦莫不皆然也。

其第三特徵：乃主張「**在勞力上勞心**」。原「作」之本義，當爲「在勞力上勞心」或「手到必腦到」，不是「依樣畫葫蘆」，不應「手腦分家」，單勞力與單勞心之「作」，皆不得爲真正之「作」，只有「用腦以制力」，「得心而應手」，方爲真正真實之「作」。如此「作」的人，能用理智支配技術，能用思想指揮力量，可使征服自然，可使改造社會，確有令世界變色之。

生活教育：現代的生活教育論

偉力。

其第四特徵：乃主張「**生活工具主義**」。人生必有相當的工具，方能產生一切文化，工具愈充分愈精良，則文化愈能生成優秀偉大。精神與物質接觸，亦必依靠工具，工具愈靈巧，則精神愈易向物質方面發揮，工具能發達到如何的程度，即精神亦能發達到如何程度。如動物以四肢百骸為工具，故其精神亦只能達到此種程度而已，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即能不僅靠自己的身體為工具，且能發明身體以外的工具，製造身體以外的工具，應用身體以外的工具。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分野，即在文明人能把非身體的工具，發明格外的繁多，製造格外的精巧，運用格外的普遍。如發明顯微鏡，即能觀察微菌細胞，以促成醫學之發展；發明望遠鏡，即可瀏覽天體星球，以促成天文學進步；有了電話，用以傳聲播音，遠隔千里之甜心，即刻作觸膝之蜜語；有了飛機，可以登雲駕霧，迢遙關山，朝發而夕至也。因此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乃互為因果之關係，非並駕齊驅，合而為一不可，而此合一之媒介，則確非工具莫屬。教育者何？即在教人如何發明工具，製造工具，運用工具；而生活教育者何？亦即在教人如何發明生活工具，製造生活工具，運用生活工具。真實的生活教育，必以追求生活工具為出發點，無工具則精神不能發揮，物質不能建設，生活亦無由表現也。教育之有無效力，即在能否發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耳，工具之一部份，固然藏在文字書本中，但不能以文字書本為唯一無二之工具，昔者「老八股教育」與「洋八股教育」，（或謂「舊書本教育」與「新書本教育」），專以文字書本為工具之全體，則徒勞而無功，畫餅終難充飢也；生產教育亦不僅只注重「作」之過程，即不僅側重在「作」時身心之活動，以訓練技術，尤須顧及「作」之結果，否

字書本與鋸犁等之性質相似，都是供人使用的。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而書中之成分，有真知僞知之別——即真工具，假工具，只憑讀的方法，實難別其真僞，但一經用之，則可立現原形，真的好用，假的不中用。如同真鋸可斷棟樑，真犁可耕阡陌，而假鋸難斷素稿，假犁難耕寸步咫尺也。若為真知之書，真工具之書，則人人需用之，即農工商等行，行行皆需用之，若能行行人皆為用書之人，則真知方愈普及，其種類亦愈能發見多多矣。今者吾國教育，已臻懸崖勒馬之境地，萬勿再空談教育，空談生活，只有發明工具，製造工具，運用工具，方配為真教育真生活也。

綜觀以上生活教育之四種特徵，可知學生不必再奉書本為聖經，去作書虫子，教師亦不必再上講壇，去舌焦唇破，只須在實際生活的體驗中，去運用腦髓鍛鍊體力即可也。是故此種教育可謂：「活的教育」，「幹的教育」，「知行合一的教育」，亦即以「作」為中心的教育也。

因此生活教育之範圍，可以包括「勞作教育」與「生產教育」二者之全體也。因生活教育既以「作」為中心，而勞作教育與生產教育亦以「作」為目的耳。若勞作教育不以「作」為中心，則不能達到身心之陶冶，若生產教育不以「作」為中心，則不能達到產業之建設。然勞作教育不僅只注重「作」之過程，即不僅側重在「作」時身心之活動，以訓練技術，尤須顧及「作」之結果，否

活之需要點，否則供非所求，蓑衣難禦嚴寒也。而生活教育對於

「作」之過程與結果，兩相並重，猶人之手與足也，故生活教育實為勞作教育與生產教育二者之結合，因有勞作之過程，才能引出生產之結果，有生產之結果，始能滿足生活上之需要，因此亦可謂：勞作為生活教育之手段，生產為生活教育之目的也。

是故生活學校，必須設在生產機關之內，整個的領域與方法，皆為整個的生產部門所縱橫貫繫着，使生產與教育密切的聯成一環，施教者與受教者，以及所有的農工商人等，皆感到教育的力量，不能離開社會生活而單獨存在者，同時亦必須有教育的方法，以求向上改進而發展，所有的農場工廠商場，固然成為教育的集團，同時每個學校，亦必成為每種農工商各部門的生產重心，而前代教育之弊端，在各種學科皆分離獨立，互不相融合連貫，或重複紛雜而不切實際，故現代的生活教育，須痛改前非，必須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應用科學與勞作等科目，切實聯絡溝通，而構成有系統有組織的基本學科，尤必以勞作為重心，去溝通自然與社會兩方面之學術，是為最大之原則也。

總之，自十八世紀之末，產業發生革命以來，社會經濟遂因之而生急劇的變動，此種變動之潛力，實影響所有文化的各方面，于是乃建起以勞作為文化特質的新時代，此新的時代產業活動，異常複雜化，科學化，技術化，以及漸近生產合理化。因此非具有健全人格的勞作者，實難以負起此新文化的巨擔，故應運而起的生活教育，堪承乏其重任，于是被推為現代唯一的真正教育。而反顧吾國昔日傳統的「八股教育」與「書本教育」，造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手無縛鷄之力」的「士大夫階級」「食人階級」，尊勞心，賤勞力，只能消費，不事生產，結果此種教育，不啻為割宰青年之屠場，毀滅青年之爐竈耳，確為滅種的

生活教育：現代的生活教育論

生活教育=勞作教育+生產教育+真實的有價值的傳統教育

一不真的無價值的傳統教育

=教人如何由于實際的生活中從去求得真實的有價

值的學識與技術，而養成健全之人格。



自殺教育，禍國的破產教育也。蓋因若不基于勞作，則無由養成真實的學術，無真實的學術，則不能趨向合理化的生產，無合理化的生產，則生活的需要何所求，以及文化建設將何以興哉？所求生存競爭者，則將自斃無疑矣。是故欲吾人之生活與文化向上發展，則必以產業合理化為前提，而產業合理化之原動力，則必以勞作為手段，以生產為目的，即必歸依生活教育不為功也。余敢斷言曰：「將來之學校，一工作學校也！將來之教育，一生活教育也。」

男女問題：漫談一夫一妻制

漫談一夫一妻制

(續上期)

賽珍珠作
我譯

因為舊道德標準已然破壞，新道德標準尚未形成，其結果是真正的快樂完全失去了。男女兩性都視過渡時代的婚姻為畏途。在這次戰爭以前，又有了某些恢復舊時辦法的傾向，這種辦法雖祇是適用於過渡期間而不帶有永久性，但總可以減少一些痛苦。做父母的對於他們子女的婚姻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

他們既不強迫子女們訂婚又不完全放任他們去自由戀愛。有一位中國的名人曾經說過：「在一個人最缺乏理智的戀愛時期去決定他最重要的婚姻大事，實在是愚蠢之至。」因此之故最好自然是採取調協的態度。父母們所知道他們子女們的事比子女們自己要清楚。所以把父母之命中再容納了子女自己的意見，實在是一種進步的調協辦法。

戰爭對於文化的變遷究竟會達到什麼樣程度？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在自前的中國，還有其他的問題，比結婚還要緊。這就是說如何維持生存的問題。男人與女人必須在戰場上，工場中，學校中

，醫院裏一同擔任重要的工作。因此他們便有新的方式來互相接近了。至於以後的事情，沒有人知道。但我不能預測從前多妻制度的復活。假如未來的制度是一種成功的多妻制度，那麼必是由於他們在一起互相教化的結果。

多妻制度之所以不能完全成功的原因，都是由於男女常事人關於這種制度沒有受到同等教育的原故。一夫一妻制是一個動人的名詞，但還沒有一種文化足以使這種制度能夠確實而合理的實行着，因為祇有在完全民主的制度下，一夫一妻制度纔能通行而無阻。如果沒有限制女人數目的方法，中國幾百年來會承認「溺女」為合法以圖減少女人的數目，然而這樣還有剩餘的女人，中國女人常常因為操勞與生育的關係而喪生，但女人的數目還未見因此而減少。幾百年來中國女人的數目總是多於男人，除去一女配一男之外，還有剩餘的女人可以供給多妻制度的要求。

這自然是很不快意的事情。女人的多妻制度的事實，不過當事者却把這件

頑強與固執常使男女關係的問題發生很大的糾紛。假如女人確是屬於家的話，我們有什麼辦法來解決剩餘女人的難題呢？一夫一妻制不能給每個女人各備一個單獨的家庭。

甚至實行多妻制度也還不能供給這種大量的需要，假如用強迫結婚制或者稍有補救。在美國國民中，男女的數目差不多相等，然而這等平衡却因多數男子之獨身及晚婚而被打破了。至於其它的國度中也有剩餘的女人。男子們不能像現在西方國家那樣對於結婚與否有完全的自由權而且還主張婦女應當回到家裏去。對於男子們而言，享受這種結婚的自由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但不幸的是快樂需要代價。而在這裏所說的情形之下，快樂的代價就是過剩女人的產生，他們不斷的，熱烈的要求生活的需要，對於愛好和平與自由的男子確是一種很大的擾亂！

我在美國祇看見過一次嘗試大規模

事情秘密的進行着。然而裘恩先生却要努力使多妻制成為正當而合法的。我覺得他的動機是正當而且善良的。裘恩先生是面帶善良的肥皇商人，他每星期叫賣五天的所得還不足以維持他的家用。他的太太是一位有黑眼睛常帶笑臉的女人。已然有一個兩歲的女孩子，而且還有一個男孩子正要降生。他們的家庭，是很快樂的而且我知道他們很清楚，因為裘恩太太常給我們洗衣服做活計以補助家用的不足。

一天早晨，當他們三個人正在他們的小屋裏吃早餐的時候，忽然門開了。走進兩個巡警來。裘恩先生立刻就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他擦了擦粘在鬍鬚上面的鷄蛋並且站起來很激動的對他太太說：『尼利，我必須去，因為我犯重婚罪了。』

當裘恩太太向我述說的時候，她說雖然他是個好丈夫，一個道德高尚的信教者，一個甚至在街上都不向女人腳踝上看一眼的人，然而她確知他是犯罪了。我問她『何以見得呢？』她很憂愁說：『他是一個意志薄弱的男子。』等到事實完全揭穿以後，知道了裘

恩先生不祇有兩個妻子而是有三個妻子，而且還一共有九個孩子，另有兩個正要降生的。在這個局面之下，裘恩先生把每個星期平均分配到三個家庭之中。他對於一個家庭都不完全供給，每一個妻子都做工作來幫忙他。

他的三個妻都是很善良的女人。當裘恩先生被押入獄以後，她們在一起很坦白的商量她們的問題。他們都說裘恩先生是好人，這件事並不是他的過錯。這是現有的女人過剩的問題，每個女人都需要作一家之主。裘恩先生是個心腸軟的人所以就屈服於她們的要求之下了。

每個女人都率直的承認這事是由她發動的。當一切揭穿之後，兩個比較年輕的女人面面相覲而且同意把裘恩先生放棄，讓他歸第一個妻所有，因為他的第一個妻究竟是年歲最長而且已然生了五個孩子了。後來我聽說在裘恩先生受徒刑的時候，那兩個年輕的女人確實曾經幫忙他的第一個妻。他的徒刑是長期的，而且他目下仍在獄中。三個女人都覺得有些不公平，然而她們並不曉得根源在那裏。因為第三個裘恩太太曾經很坦白的對我說：既然誰都不會懷什麼惡意，

那必是在什麼地方有錯誤了』。

她這話的意思是說他們全都未曾越過了合理的本能需要，裘恩先生並不是登徒者流，而她們也不是淫蕩的女子，她們並不會明知故犯的生了私孩子。至於裘恩先生咧，在我見着的幾次中，似乎都是面帶謙恭的樣子，大概他相信女人必須在家庭之中，而在一夫一妻制之下又是永遠達不到這個目的。就他自己所決定的途徑來說，他不但是一個合理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實行家與先驅者——一個真有貢獻於社會的人；把他監禁起來，既不能解決他自身的問題，更不能解整個婦女過剩的問題。

要使一夫一妻制能真正見諸實行，惟有使結婚一事成為一種可能而非一種需要。女子應當放棄必有男子向她求婚的觀念，並且要知道有許多女人永不會有男子向她求婚。有許多好女子喪失了回到家的機會，而且如果一夫一妻制度繼續維持的話，這種女子的數目還要增加所以惟一的聰明辦法，是把婦女訓練為具有獨立能力的人，以便代替男子去做工作，同時還要訓練男子如何容納女人來工作，如其不然祇有實行多妻制

男女問題 漫談一夫一妻制

度之一法，不論是東方的合法的改良多妻制或者是美國的私創多妻制以及不爲法律承認的關係，而後者就是使裘恩先生坐監，三個女人失了家庭，以及一大羣孩子變爲私生子的原因所在。

現在問題之所在，是因為女人需要以結婚爲真正快樂與工作，才使多妻制度成爲必須，向男子因結婚所聯帶的負擔之重大，以致望而却步。當一個美國男子觀察一個女子的時候，他所常常發出的懷疑目光，正表示他內心的問題：『她值得所需要支付的代價嗎？』在所有

平心靜氣的情形中，對於上面問題的答覆很少是肯定的。她所常做的事，男子們在結婚前都已然把大部份都做了。洗衣店可以代做縫補的工作，而三餐問題，也可以很低的代價在公共食堂裏解決了。這種對於男子實際助力之微小，婦女自己或者已然感覺到，而她們在裝飾方面的努力，也許正是爲加強男子對於她們的估價吧？然而爲了一點的裝飾，往往不知不覺費了很大的力氣，這是她們的苦惱。她們必須設法增進對於男子的新價值才行。

子們所希望的那樣？這件事也許是不能的。因爲要使一個男子知道他對於一個內心所抱的希求是什麼，是頗成問題的。然而我們可以說，男子所希望的是一个完美的全體，然而現代婦女的內心，大半都是被一切瑣碎的事務所充滿了。這些瑣碎，有些是由她們母親那裏聽來的，有些是別的女人秘密的告訴她們的，有些是從婦女刊物上讀來的，有些是從電影上看來的。假如除去這些以外，她們還具有其他精神與道德的內容的話，那就是她們的幸運了。

假如結婚一事是兩個立場平等並且愛好責任的人的結合，而非女人與卸却經濟責任的方法，那麼結婚是否值得希冀呢？我想至少對於男子是有些利益的。他可以明白女子是因爲愛他自身而嫁給他，並不是想藉此而獲得家庭與安全以及生活的保障，他可以覺得他是有了二個帮手，而非添了一個累贅。尤有進者，假如她是一個受有獨立與責任兩種訓練的女子，她就不會再以男子不能把她養活爲可恥的事了。

社會標準與經濟關係，並且免除了自卑或自尊的觀念，那就是一種比較良好的男女關係了。

如果結婚一事，對於女子不復爲是否需要的問題，而爲是否願意的問題，那她該覺得多麼輕鬆呢？假如她可以自由戀愛而不必顧慮是否會因家庭而必須放棄職業，她該如何的快樂！假如她們也像男子一樣，認識了生活與愛對於家庭與工作的重要性，並沒有輕重的話，那麼『要家庭還是要事業？』這個問題也就不會再費思索了。

假如經濟的壓迫與社會的病癥不與結婚發生關係的話，我們到最後將有實行真正一夫一妻制度的可能。然而美國的男子也像女子一樣需要

然而美國的男子也像女子一樣需要受一種一夫一妻制度的訓練。他們也想像中國的男子一樣，對於多妻的制度的實行已是帶有些本能的色彩了。他們並不像裘恩先生那樣勇於解決整個的問題，但內心之中却常常不願意女人在家庭以外同他們佔有平等的地位，我想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男子恐怕女人在家庭中也與他佔據同等的地位。他們知道有些女人必須整理家庭照顧子女，假如他們的妻子也到外面去工作的話，他們也要在幫她們料理家務了。許多男子之所以反對女人出外工作，這是一件很大的理由。他們必不注意女子的外出工作，然而却要持着女人不能同時兼在內外兩重工作為理由。女人們必須去受訓練以免除這種困難。

留英瑣記

(二)

維華

本文作者在英國留學多年，讀於倫敦，愛丁堡，牛津，柏明罕各大學，研究文化事業及教育，政治，經濟等科。上課之餘，幾將全部時間，消磨於大英博物院圖書館中，對英國風俗人情，政治，經濟，工商各業，莫不細心研究，實地觀察，以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放假期間，則作各地旅行，深入民間，那與大英帝國臣民，住北京交民巷，或上海之公共租界，其情形其寓意，大有天壤之別的。作者足跡踏遍老英之三島，旅行至大小城鎮六十餘處，可謂壯遊矣。茲本其個人躬自體驗之各種閱歷，分別部門，寫成瑣記，以饗讀者，並非日記之抄錄，地理教科書之死板材料，或其他大人先生之國賓待遇者之掌皇文章。然而以下所記瑣事，唯妙唯肖，處處逼真，既可作飯後茶餘之逍閒讀物，又可作國事天下事之參証，讀者細心瀏覽，方知其中妙處，特此介紹。

編者

二、英國人的國民性

清！清！清！支那人！

你來自那裏？你來自那裏？

啊！我知道了，你是來自中國文

化之邦。

你們那裏男子頭髮辮子很長。

婦女的腳又細又小。

男子們懷裏帶着大烟槍滿街跑。

妓館賭場去繞幾趟。

回到家裏望見小老婆到喜氣洋洋。

這是一首英國兒童歌謠，照原文逐字逐句直譯出來的。既不是工整秀麗的

遊記：留英瑣記

環境與國民性

散文，又不是有聲有律的短詩，祇求其辭達而已矣。是這樣，作者一天走在英國出名的大都會，所謂「世界的灰都」——愛丁堡，因爲城是古老式，用灰石頭的建築，街市呢，一面是自然秀美的公園，一面是繁榮備至的皇后大街。在他們貧民窟裏出來一幫野孩子，看見我這大國人到大學去上課，於是跟在身後，大唱而特唱的合奏起來。這首歌謠本含有十足輕侮中國人的意味。他們所知道的典型中國人有如此。氣死了我這留洋生。於是過了幾天，再從那個貧民窟走過，因爲我上課徒步的進路，必須從那走

。我找到一個小孩子，給他幾塊錢，叫他給我抄出來那個童謠，而才得到這個英文原文。我述及這歌謠，是要指明英國一般人對中國的印象與認識。他們所知道的中國人，實在不能代表中國普遍的情形，對吾堂堂大國人十分不公道。我以下要寫出我所見所知的英國人的國民性和她的典型人物，要儘量捨人之短，而取人之長，用爲吾人借鏡，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知讀者以為何如？

遊記：留英瑣記

大陸之民多沉毅雄偉，海國之民多活潑進取，沃土之民多才，瘠土之民多憂，富歲子弟多懶，凶歲子弟多暴。這是自然環境，外界的勢力，山川風土之影響於民族性的。久受專制之民，則多善守固閉，素重自由之民，則多淬勵奮發，所以西漢重勢力，東漢重氣節。中國人階級思想，歷久而不破。歐洲人功利主義，雖敗而猶存。這是社會環境，人爲的勢力，風尚習慣之影響於民族性的。此外如當代思想，教育文化，亦在可以影響於民族性的。

老英帝國的臣民又何得例外。他們本國一代文豪著名戲劇家蕭伯納先生說：『尋常的英國人是我們的天氣風土所生長的，所以古代與現代的典型英國人是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常同人說笑話以形容英國的天氣，說：『英國的天氣如婦女的臉，一天二十八變，越變越討厭。』按英國天氣因係島國，整年多雨，稍帶大霧，每月裏沒有幾個好天有明朗的太陽，可以望見蔚藍的天空，所以一到風和日暖的天兒他們男女像瘋了似的急於下班上海樂公園啊，去漢堡斯泰的郊外啊，到新碼頭高爾夫球場啊，山

上海濱，花前樹下，各樂其樂也。最特別的是任同一天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天氣，一會兒要熱的揮汗如雨，一會兒要大雨淋漓，又一會兒冷的全身發抖，老太太馬上點着明爐去烤火，再一會兒大霧婆馬上點着明爐去烤火，再一會兒大霧之天神光臨，對面不見，猶如全地在火警煙火中，不撞死幾個交通警牠是不會走的。這樣多變的天氣給英國人的教訓是：『隨時準備，臨機處變』。這樣的時時的準備，這樣的隨時應變，以應用到凡百事務上總是有備無患，以養成其國民性格。所以英國人多像小商人脾氣

，小企業家風味，學會了如何處常態，也訓練了如何處變局。孔子，聖之時者也。英國人可稱生之時者也。自然環境在天氣方面影響有如此。此外風尚習慣，傳統文化，政治輿情，社會制度等項，在天氣方面影響有如此。此外風尚習慣，傳統文化，政治輿情，社會制度等項，亦莫不直接或間接鑄成其國民特性。

茲略分述於下：

「大胖牛」的綽號

世界的教育家孟祿博士說：『立國之根本，不專在國民有共同之血統，共同之語言，共同之宗教，甚至亦不在有共同之法守；而確在有共同之思想，共

同之情感，共同之行動。』我們一見一位外國人，即可馬上識別他是日本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俄國人，丹國人，荷蘭人，美國人，印度人的，是從他們所具體表現的整個態度上而下的主觀判斷，十之八九是對的，自然也會偶然有錯誤的時候，原以各國人有各國人特殊的國民性在。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一般外國人形容英國人時候，大致是這樣：英國的男人是很高的鼻樑，女人是一口大包牙，可是他們腳都像隻小船那樣大，穿的講究，神氣狂傲，動輒無禮，態度安閒，不好言談，這樣那樣的一套，雖然在英國人本身也許不佩服我們的觀覺是對的，其實在二百年以前一位政治評論家早已把英國人描寫盡致了。說：『他們吃個大肚子，穿着一條白褲子，腳上是高腰靴子，頭上矮頂帽子，一口留的兩撇鬍子，已經夠那個的了，再穿上一件前身短後身長的燕尾服，神氣十足。』那位評論家無以名之，稱他們叫『大胖牛』吧，比老狗熊總覺文雅些，於是『大胖牛』的綽號居然也享有了這些年的尊稱。所以在國際交際的場合間，一提到『

「大胖牛」光臨到席了，人都笑得捧腹。

「大胖牛」先生經過歷史與文化上的一演變，飽嘗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控制，挪威人的壓迫，丹國的入寇，德國的侵凌，這典型式的英國人氣派，逐漸進而為紳士風閨閣氣。他們到大陸去旅行，人都望之而去，敬鬼神而遠之。旅店的英國早飯，你真無法應付，他們絕不聽你那套「在家隨家在外隨外」的老人言，稍帶着些臘腸。衣服呢，你得給他們湊的一個摺兒沒有才能應付下去。稍一不慎，觸動他們，在任何場合，他們就要用很驕傲的腔調說出來：『你不知道我們是英國人麼？』這句話寓意深長，人家的國民性有如此嗎！

金字塔的築成

「大胖牛」的綽號，可以代表大部份英國人的態度，其實在人那國・階級區別，十分顯著。我們若用一個比喻說法，形容人家的國民層，猶如一所金字塔，一作者若再用別的名詞，怕英國人說我欠打！現在看一下人家這塔是怎麼築成的，同時也說到他們各層國民性

遊記：留英瑣記

格：

皇帝 塔之頂點是英國皇帝・皇帝

自視與人稱都說「國家之父」或「國民之父」，所以英國皇帝公開着說「我的國民，我的海陸空軍，我的政府」以為當之無愧，同時國民也歡迎這種稱呼，表示愛民之子之親切熱情，故爾臣民稱皇帝為陛下，稱皇室為尊眷，稱皇族為聖上，其尊君也至矣。皇帝是政教之首，他除去處理國務簽署文件外，國民以他參加各種公私大典為無上榮幸，甚至一年一度的皇室遊園大會，未能被寵召出席，引以為遺憾終身。公開聚會時要先唱國歌，說：求天主愛我皇帝皇室萬壽無疆。公共娛樂場項目始末必舉出皇帝御影與國歌齊唱。一年一度國會開幕

大典，皇帝與后乘着雪白的八駿馬車，緩步的由白金漢宮走向白宮的帝國會堂，觀者人山人海，狂呼皇帝皇后萬歲。帝國有史以來，幾經事變，但從無任何人黨任何人希圖推翻皇室改建共和，今後也不像有人想望如此。英國人是小商業經濟家，他們認為美國大總統的改選，在時間上經濟上政治上都是不值得的。英國忠君觀念牢不可破成了他們根深蒂固的國民性。

貴族 塔之次層是英國的貴族・貴

族分為各等爵位，如主士，爵士，武士，騎士，等名稱。有的係大地主儼然貴為爵士，富有一部天下；也有因在學術上有造詣，在實業上有成就，在戎馬上有功勞，在政務上有成績的等類。皇帝勅給各種爵位，這種人祇有功名而少有土地，或竟致無土地。他們得天独厚，男子們是天之驕子，婦女們真是個閨閣千金，但是他們不狂傲不懶惰，在歷史上告訴我們他們雖生於安樂而欲死於憂患。他們走在社會前頭去與民衆共甘苦，英國貴族而不貴，反成了英國獨特的國民性。

鄉紳 塔之再次層是英國的鄉紳，

鄉紳，猶如吾人所說的鄉村土財主階級。他們並非一定住在鄉下，他們擁有古老式宅第一如貴族階級，常同貴族往來，彼此結婚，所謂門當戶對。他們常在鄉議會中握有支配勢力，他們享盡了物質上的生活。他們有財產有時間，有一個很健康的體格。工作之餘，他們喜歡去打球，狩獵，戶外運動，連他們的婦人女子輩也會騎馬，遊戲，開汽車，

遊記：留英瑣記

管農場，看花園，料理菜地果木園。男孩子們普通學校卒業，多半投入海陸軍去服務，以廣續父業，將來可以做屬地的民政武官，或者就地作紳士。女子們學會了家政，農業，訓練成了一個健美的丰姿，就是未來的高級公務員與紳士婦人。這種保持各階級的特色也成了普通的國民性。

紳士 塔之再下層是英國的紳士。

紳士派代表英國民之基本人物。他們名聲傳遍國外，他們喜歡旅行，參觀古城，爬山涉水，瀏覽畫展。他們受過本國高等教育，除了英文外，不說多少外國語，雖然三五句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不過爲的是旅行便利而已。人很容易識別他們，吃飯時候，他要坐獨席，吃起早點來沒有個飽，到處他要讀太晤士報，和辯詞雜誌，遇到婦女在大陸上旅行，總是麻煩人，不是行李不對，就是小費要多了，可是紳士派的男女倒有好些優點在呢，那也是不可磨滅的。

英國紳士們在搖籃裏一至長大成人，都被訓練着不要感情用事。人容易動情，但不宜在公共面前示弱。一個母親在公開場所吻她的子女是可憎惡的，遇

有大難當頭更要鎮靜。所以說英國人重理而不重情，倒是真的，不是說他們無情，是說他們不爲感情所勝。這種自制能力是由訓練與榜樣而來的成了一種穩固的國民性。二百年前首相可以誇耀着說：『每人有他的價格』，幾乎爲多人所承認的，現在這句話很是過了時代。英國人拒絕賄賂，不吃賄錢，倒有些事實去證明，至於守信用不失約也是真的。我記得作學生時候到書店去買書，問店員何時書能到，他說明天下午三點，第二天你去了，你訂的書必在那裏，成衣鋪說星期六正午給你送到。必准时把衣服送來，言必信行必果，質之吾國商家大人先生又如何，誠實無欺也是多年養成的國民性。

英國紳士們若是打獵射鳥，也給他們一個最後爭扎的機會，若不是感到身邊危險，他絕不把一個野獸打得腦漿崩裂的。在運動的時候，他絕不爲取勝而有意的破壞規則，他們說那是不公正，用遊戲字樣說，那不是合理的體育之道，這也成了英國人生活行爲的倫理了。記得一次在船上一位漂亮姑娘同一位男子訂了百年之約，同時又感覺到另一男

子來追她，苦無法應付，她祇好說，『對不起，我若再吻你，那不是棍球戲了』，意思說，那是不公道的行爲，所以堂堂正正的公平之道也是英國人修養有素的國民性了。

英國紳士們就是那樣講究，瑣屑小事，他們都要注意的。比方說，你若是好樣子，排場的人不可如此，有失紳士的身份，你總不可粗野的打婦女的臉，或者在婦女面前未經許可貿然吸煙，你若這樣行了，太不是樣子。假若你穿一套黑衣裳，配以棕黃色鞋，你就有些失禮了。所以在形式上的講究，也在傳統上成了英國的國民性。

此外，紳士們的性格正多呢。他們靜默寡言，真是守口如瓶，同桌吃饭，不相接談，你看你的報，我讀我的書，各不相干，何必費話，彼此應對，恭而有禮，『謝謝』，『勞駕』不肯離口。思想沉着，儀容尊嚴，道學先生風味十足，個人自由，不相侵犯，大有『爾爲爾』，『我爲我』的氣概。他們自幼在伊頓公學球場上學會了球術，及長到牛津劍橋在賽船的時候，他們就養成了團體合作之

能力，兩腳踏進社會去，早已會同人合作，而感覺到綜合工作的價值，英國人的國民性大有可觀者焉。

平民

塔之再下一層是英國的平民

。平民可分為上中下三個階級，上等人是工商農企業家，他們有能力，有本領，能創新，能安於所業，他們常是在為世界作新的發現，總以為人力可以勝天。每日新聞是他們的機關報，在那報上常暗示着自豪的說：『英國一切善舉偉大事業，都需要我們的心智，善意，本領，去造成的』。中等人是包含一切小公務員，書記員，小學教員，店員，郵政，鐵路，電話，電報生等，薪水階級人士。

近些年來又增加了許多女打字員，秘書，店員，小公務員。這一階級人，有相當的中等教育，不光是依着兩支手謀生活的。下等人多指勞動工人而言，他們有國民教育程度，但是不用腦多用手來工作。他們言語簡單，衣服樸素，居住也不講究。他們的足跡踏遍了鎮區，工廠，機器房，等處。平民階級是英國金字塔的基本。他們的性格堅忍耐勞，富於冒險，隨遇而安，既不求宦達，又不

貪名利，樂天知命，勤於業務，為國家為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金字塔式的英國各層國民，上自皇帝，下至庶民，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各就所業，各盡所能，各守其國民身份，各保存其國民特性，尚不失為一個合理化的國民生活，頗值借鏡！

泰晤士的尊嚴

泰晤士河的清水細流，好像算不了什麼。豈不知河上滿佈着交通網，河面併立着不朽樓，河內舟車往來，河底四通八達，亦云壯矣！泰晤士的水，灌溉着老英全地，泰晤士的流伸入民間，與其說泰晤士的尊嚴，莫不如說老英臣民普遍的特點。所有英國人都俱有下列四大特點：

他們都好運動

按運動二字原

意是開玩笑以消磨時光，在英國人則鄭重地用在一切公正勇敢的行為上的特殊形容詞。作者目睹他們的球戲，跑馬，賽船，游泳，騎車，田徑比賽，個人的或團體的，但從未之見他們玩麻將牌。

他們都談政治

英國是一政治

。他們的政治要做到「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地步，他們都有參政權，都要作黨員，所以他們喜歡談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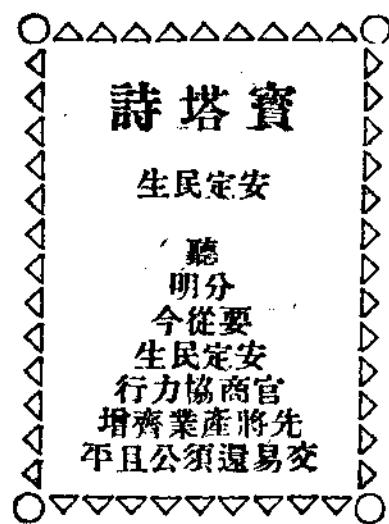
他們都有宗教性 基督教義是他們行為的倫理標準，在事神上必恭必敬，宗派雖多，其敬奉天主之念一也。

他們都好藝術 他們男女都會音樂，會歌會舞，會照相，會寫生，皇家學院是藝術教育的中心，國家美術院是藝術展覽的中心，國民精神修養之寄托所也。

註：以上所述多係英國民性優點，其缺點亦正多，以隱惡揚善之態度，姑從略。

寶塔生定安

聽分明要安官先交
今民定商還易
行協業須增且
增平



SIEMENS CHINA CO.

德商西門子廠

售 SIEMENS 經
子門西

電機器 報電話 器儀量測 機械器電
無線電器 電線器 器醫學器 具器學醫

漢口·廣州·天津·公司分司總公司
北京·南京·上海·公司分司總公司

洋行德商克德
HEINZE&CO.

General Importers & Exporters

Wholesale Druggists

Sole & Subagents for:

Byk-Gulden Works, Berlin;

Tropon Works, Koeln;

N.V. Organon, Oss/Holland;

Kunst & Albers, Shanghai;

Dr. Thilo, Mainz.

行址：東城本公司胡同十三號

PEKING

13 Pen Ssu Hutung

TELEPHONE: 5-2166 TELEGRAMS: Henze

電話（五）二一六六號

童夢的實踐者

程心粉

摯友胥君，八年前，在長江浪花飛濺着的一個城池裏，當信件檢查員，一天在浩瀚雲集的信海中，冒出一股濃熾馥郁的檀香，沁透他的鼻息，「信封裏還能郵遞香料嗎？」他疑惑驚奇的，順着那縷縷的香味尋覓，發現這香味是由於印着凸面玫瑰花的布紋紙做成的，一個美麗的信封生散出來的。

經過他們慣用的技巧，這美麗的信封完整的拆開，露出一頁罕見的情書，裏面並沒有包藏着香料的固體，想是信紙信封用香料薰陶過，郵寄些香味而已，這張考究的信紙，五彩斑斕，除了信紙上原有的圖案外，寫信人在文字之間，還繪畫着許多圖畫，補充文字之不足，字是用變色紫鉛筆寫的，但是許多地方是用着種種五彩鉛筆，想是爲了喚對方的注意，最奇怪的是：這費盡心機的情書，是個十六歲的男孩子，與有他母親一般歲齡的中年婦人寫的第一次情書。

爲了好奇：胥君曾把此信抄錄在日記本上（原信自然不能扣留）並且說明某句下畫着什麼圖畫，某幾個字是用什麼顏色書寫的，我看過之後，覺得好玩也抄錄一份，胥君與我都深深的惋惜：當時未能給它作個天然五色的攝影，自然也無法繪製五色珂羅版的影印了。

可愛的小伯母：（這是深紅的彩筆）

你知道我喜歡你吧？也許你還不知道我怎樣的喜歡你，我喜歡你，我愛你（愛字的顏色是粉色的）不是像我愛我媽媽那樣的愛；也不像我愛那小克立（下面畫着個小狗兒，兩耳豎立，長長的，尖尖的），那樣的愛，我愛你（又是桃色的）像我父親愛我母親那樣的愛，也如同我那可憐早逝的伯伯（這是灰色的字）那樣的愛你，我敢對着太陽（用紅筆書着個太陽）發誓：我十二分的愛你（愛字又是桃色的）比追逐你的馬先生，梁大頭（馬字及梁字全是綠色的）要多幾萬萬倍的愛你！他們不是愛你，祇是玩弄你，或是希圖你幾百萬的財產，你與他們往來，也是調劑一時的苦悶（深黑色的「苦悶」）他們都有妻，也有子，同時還有複數的女友，那個能夠娶你？況且：爲了保持你的繼承杯，維繫你的美譽（美譽是金黃色的）你也不會脫離你的家庭，你那天堂似的家庭！

在這茫茫的天宇，螞蟻似的人羣中，我想，祇有我是真心愛你，祇有我可以陪你度過青春的末杪（青春的末杪是黃綠色的）祇有我陪着你，可免掉人們的飛長流短，祇有我……總之，祇有我

文藝：童夢的實踐者

文藝：童夢的實踐者

能夠安慰你淒涼的寂寞，而受不到法律上的干涉，道德上的責譴，何況，在人情上，你還是愛我的呢？（愛我兩字是大紅的）

你當然記得吧！那個浙瀝浙瀝的（這裏書着些浙瀝的雨絲）雨夜，你同着我們一家人走出大美

影院，雨更大了，你用着鸚鵡似的一（這裏書着個綠鸚哥兒）喉頭對我母親說：「您們車子裏太擠了！我便鑽進你的車箱；不知是不是你仍然當我是個孩子，一手牽住我，

說！我

父親說了聲「謝謝」，我便鑽進你的車箱；不知是不是你仍然當我是個孩子，一手牽住我，

說！我

「靠近點坐，怪冷的」，一路上，你未撒開我的手，有時候你稍稍的放鬆點，是爲了撫摸上的

方便，

你

也未向我說什麼！祇記得你說過一句話：

你

也

「××你真漂亮，假如我有這麼個孩子多麼好呀！」（這句是用玄黃的筆雙勾成的）

我未回答你什麼，我的腦海中祇盤桓着！「我已經是十六歲的少年；你也不過三十二歲的中年

婦人！」

說到這裏：我心幕上，陡然映上一片烏雲（這是灰色的字體，下繪着一片烏雲）：按今年算，

你恰好比我大一倍，你願意要個祇有你二分之一年齡的小情人嗎？

晤！你不能永遠比我大一倍，你仔細算算十年後，你四十二歲，我可是二十六歲呀！再十年後

你五十歲，我可是三十六歲呀！那時我們的懸殊，僅差四分之一（這裏有一堆算草）四分之

一區區了，不算什麼吧！

也許你還有片慘淡的暗影！二十年後，我是三十六歲的中年男子，還能愛五十二歲的老太婆嗎

？我用不着編製虛偽的謊言，說什麼：你會「風韻猶存」，「青春永駐」騙人的瞎話，我告訴你，

我的秘密：你便會把疑團風消霧散了。

我隨着父親，在海外的時候，曾受到幾個大醫院的體格檢查，都說：我的心臟過小，像個貓的

心，壽命最長也難以度過二十五六歲。這樣：你可放心了吧！我會陪你過永生的！

我頗你考慮一下：五天之後，就是星期日，下午八點十五分（這裏書着一個鐘，雙針指示着八

點十五分）我拜訪你，假如拒絕我的要求，你可預先出門，躲開我，否則：不用回信，我怕那

討厭的姐姐。（信尾無署名僅有人頭素描）

我讀過這奇怪的信後，對胥君說：

「真是個荒唐的故事，荒唐的孩子。恐怕，他不能達到荒唐的目的吧，雖然你未扣留他的信」，意外的，胥君一拍桌子！

「他居然成功了，隨着他伯母去外國了」。

「你怎麼知道的？」我惶惑的。

「大約半月之後，我又發見一封香味撲鼻的信：是那孩子寫給××女中一個學生的，說他父親把他送給朋友的遺孀作義子！要一同渡洋過去，不能履行從前的口頭婚約，請她原諒！」

天下荒唐的故事，常常離奇得令人做荒唐的夢！這個孩子是荒唐夢的實踐者，僥倖，（也許是不幸）他又是個夢的成功者

各種機械 工具
鋼鐵並雜貨
輸出入
義利斯洋行
京北 東交民巷水關
電話東局五六九七號

C. ILLIES & CO.

Import-Export

PEKING

Quai du Congres
Legation Quarter

Telephone
East 5697

Telegrams:
ILLIES



拜耳健耳素
TONICUM BAYER



君使

激活 壯強 健康



文 藝：南洋人的愛情

南洋人的愛情

元 素

南洋荷屬東印度羣島，雖然地近熱帶，可是天氣並不怎樣狂熱，僅與我們的春秋兩節相仿，故一年到頭過着很舒適的生活。在這山明水秀風和日麗的南國，因為得到天時地利的緣故，產生了許多美味適口的果物，而該地的居民，也因環境的關係，具着特殊的風格。

「懶」似乎是男子的特性，可是「她」們都並不怎樣貪懶，每在收穫的時候，她們終是很勤苦的在田裏工作着。

這裏的階級分得很嚴，一是以前的封建領主，算是王公階級。另一種是到回教聖地的中產階級，算是貴族。末一種當然是平民了。

平民的女子不能嫁給貴族，而貴族却可以迎娶她們，並且她們還以為得到貴族的愛寵，為無上的光榮，更以為藉此可以增高她們的父母在社會上的地位。

她們發育得很早，普通在十歲左右，已可以結婚。這種幼稚的年齡，而可嫁人，豈非笑話奇談。其實，這並不稀罕，實在她們確已到了具備着各種結婚條件了。

那些未嫁的少女，在明月皎皎的晚上，終要三五成羣的在月下散步，那時許多成年未偶的男子，也必定帶了樂器，在月下來尋覓他們的愛的對象。

撮合愛的媒介物，便是用樂器再配上悠揚合調的情歌來表達情懷，在情歌裏，他們有着問句，可以問對方的芳名，和有否夫家，她如果也中意那求愛的男子，便一一回答給他。

達到相當愛的程度，便開始交換紀念品，通常交換的常常是一種有條紋的手帕，這種有條紋的手帕算是愛的表示，這樣有趣的求愛方式，便算圓滿解決了。

最值得人迷戀的，是她們都有着強壯健美的體格，明眸皓齒的風姿，嫋雅幽靜的性情，真是具備着一切美女的條件。所以不但為當地的男子迷戀，即使白種人，亦多拜倒在她們石榴裙下，做一個護花使者。

各國詩人，到過該地的，莫不稱頌為人間天堂，理想的樂土。的確，這兒有天然的景緻，是那樣美麗，美味的產物，又是非凡的豐富，再加上異國情調的少女，莫怪一班詩人要為之傾倒了。

睡 穴

Washington Irving 著

一 特 訳

一片寬浩的蜿蜒於哈得孫灣東岸的小灣中——那裏曾被古荷蘭航海者稱爲「大盈子」，當他們經過那地時，常常謹慎的收帆，並祈求尼格拉斯聖之保佑——有一座小小的交易市鎮或稱爲鄉間貿易港，有人叫它爲綠邑，但是較普通較合適些的名稱則是留連城。這名稱據說是由鄰村的主婦們所起，因了他們的丈夫在市集日逗留於郵市的牢不可破的癖嗜。

一任其傳說好了，我也不來作證，爲了使它真確，我只一提而已。距此村不遠的地方，大約三哩，有一小山谷，也可說是高阜的邊緣，是世界上最寧靜之地；一道小溪，平流而過，合節的淙淙聲，足可令人安息。偶然有鶴鶲的呼噓或啄木鳥的輕擊，便成了衝破和諧恬靜的唯一聲響。

回憶童年時代，我第一次射擊松鼠的冒險，即是在蔽蔭着這半山谷的一片聳高的核桃林裏。我緩步到這裏時，恰當正午。大自然的一切是異樣幽靜。這好似安息日的靜寂爲我的槍鳴聲擾動了。

；怒吼的回聲，繼着它在響應，假如我願遁世隱居，過些逍遙超俗的生活，我想沒有別的地方再比這山谷更好的了。

這幽閉的山谷，歷來被叫做「睡穴」，這裏的村童則被呼做睡穴孩童，因了這地方的冷靜和居民的特性而得名。居民全是昔時荷蘭開墾者的後代，地面爲夢幻似的氣氛所圍繞，據聞自早年開墾時，有一德國高等醫師已在這山凹施以巫術。另有傳說：在船主亨得銳克，哈得孫發現此村以前，有一印度酋長——個預言家或術士——已在此施行邪術了。

誠然，這裏仍舊是陷在妖網裏，在這魔力統治下的人們，會被誘得不停的行走，並且想入非非，他們有許多奇特的迷信：他們信服遊神和鬼怪，常見到怪異的異景象，聽到空中的音樂或響動，當地的故事，鬧鬼的地點及薄暮時所見的異端，傳佈到了鄰近所有的地方，流星的照射，隕石的閃光，在這山谷裏是比此村的別地要爲多見的，夢魘的九次戲躍，使夜成了一幕可愛之景。

這就是普通對於這怪誕的迷信的論調，它供給了這陰影地帶的許多詭異的材料，村人們每當爐邊圍坐時便談到這幽鬼，他專稱它爲睡穴無頭騎兵。

新奇的是我剛才所提及的幻象的癖嗜，不僅爲這山谷中的本地人所有，凡

女：睡穴

是在這裏居住了一些時候的人全不自覺的習染了，當他們未進到這催眠地域之前，無論他們是怎樣的清醒，但當他們一旦吸了這妖術籠罩的空氣，他們即開始幻想，做着各種奇夢，見着各種異象。

我盡量的在稱美這安靜的地方，因為它位於一片隱僻的荷蘭小山谷之中，處處是在大紐約洲的懷抱裏，當這鄉村的其他處所，正在遷改不息的急流中，這裏的居民，風尚習俗却仍然固定未變，他們好似靜水中的僻隅，雖然毗連着潺潺急流，我們仍可看到稻程和水泡靜靜的漂浮到鐵錨間或慢慢的旋轉到相似的避難所，一些也不被潮湧的急流所攪擾，雖然多少年月已逝去了，自從我踏過這睡穴裏的催眠似的蔽蔭之後，而我在懷疑，當日的樹木和在緣蔭懷抱下的住戶是否仍然可以尋到。

在美國史上的早年時期，也就是大約三十年前的時候，這裏住着一位名叫伊加柏，克蘭的人，他爲了教導鄰近的兒童而寄居或照他所說的逗留在這睡穴裏。他是康涅狄格州人，這州可供給美利堅合衆國開發思想及開發森林的人材

，每年自這州有大批的伐木者和鄉村教師送出。

克蘭的姓並非和其人不相符。他的身材異常高瘦，狹狹的肩膀，長長的四肢，垂在袖口外的手，可作爲鐵鎌用的腳，他的各部骨骼好似很鬆弛的掛在一處。他的頭部狹小而頂端很平，配上一付巨耳，一對鈍而無光的綠色大眼，和一根長鵝鼻子，活像一架標指風向的風信鶴，停立于它的頸桿上，刮風日落看見他在沿着小山的一側散步，寬博的衣服在他身上搖曳着，人們會將他誤認爲降於地面的荒災的魔神，或是稻田中私逃出來的茅草人。

他的校舍是一間寬大的屋子。建築得很低，由木塊造成的。窗戶半鑲着玻璃，半補着習字簿的紙片，最奇妙的是他在餘暇的時間將門閂用柳條纏繞住，將窗扉用椿兒插住。這樣即使有賊能平穩的進來，却難以出去了，這主意大約是由建築家約斯溫，胡頓得來的。校址坐落於孤寂而悅人的環境裏，一道小川蜿蜒其側，一端有棵大赤楊樹聳立着，這裏會發出學生咿唔低誦聲，在困倦的夏日聽來恰似營營的蜂聲。這聲音常被

老師的有威儀的恫嚇的腔調和命令，或偶被赤楊樹驚人的響聲所擾擾。這教師好似在督促着一些遲滯的懶散之人向知識之前途邁進，實在說，他是位很正直的人。他心理永遠記着這句格言：「不受謫杖的兒童，是會被寵愛毀壞的，」伊加柏，克蘭的學生當然是不錯的。

我從來認他爲顧護屬員受苦的學校掌權者。反之，他用了銳利的辨別力代替腐敗來掌管。他把重擔從弱者的肩上取下，交給了強有力者，你的幼稚兒童，畏縮於謫杖的一揮者，是會被寬容的，但是他確很公正，加倍的懲罰常常施之於某些小小的頑強的荷蘭孩童，他們是那樣的懼怒傲慢，頑固不馴於鞭條之下，他常說他是在「盡他們父母的職責。」在來證實學生犯規之前，他是從不施刑的，這是對於受罰頑童的一點安慰，所以「他會在將來永不忘掉這事並且永遠會感激他」。

每當放學以後，他會變成較大的學生的玩伴，在假日的午後，他常護送小兒童們回家，偶然見到他們的美貌的姐姐或母親，他的心靈可以得着安慰。誠然，他很配得上學生們的稱頌，學校的

收入很微，幾乎不夠維持他每天的麵包，他是個大量的食者呢！雖然他很瘦，但是他有安那康達蛇（Anaconda）一樣的大力氣。有助於他生活的是這地帶的鄉俗：可以寄宿於學生們的家中。所以他總是將他的隨身用品，包入于一方布帕，攜帶着，在各農家每次作一星期的輪居。

這樣，不致使村人感到錢財的壓迫，因恐鄉人們常認學費為一宗很重的負擔，教師是一種素餐者呢！他會想出各種利已悅人的方法來：有時幫助農夫們做輕便的田園工作，如製乾薑，修籬笆，飼馬，牽牛，並砍柴以備冬日生火，他把在他的小帝國——學校——裏所行的威權和專制暫放在一旁，而變成極溫柔和氣了。他對兒童的撫愛，尤其對於嬰孩，得到了母親們的歡欣；像一頭勇猛的獅子，撫愛着小綿羊，以鎮日的撫弄一兒童于他的膝上，同時還用腳搖着一搖床。

除此之外，在他的假期中，可以得到許多明亮的先令，由於他教給兒童唱誦聖歌而掙來的。鄰人們認他為精通唱歌者，一些也不假，每當星期日在教堂的走廊前領了一羣精選的歌者；在他自

己想來，他已完全得到了牧師的尊嚴。當然，他的歌聲高於這隊人衆。即使現在在星期日的清晨，仍然可聽到古怪的響聲，甚至距那裏一里外，貯水池對過的地方，皆可聽到。據說這聲音是伊加柏，克蘭鼻音的嫡傳。因有這些小巧的計謀，即常說的「設各種方法」，這位蒙師很可以生活下去了。同時這些不瞭解工作重任的人，也以為他有一種異常安適的生活。

這位教師，在普通村婦圈中，成了重要的人物。他被認為散的派士派頭的人，有着高尚的嗜好，造就了許多粗魯的田舍青年，的確，他在學問方面僅次於牧師。他很易引起農家餐桌前的小小爭辯，或是糕餅糖果的添置，和銀臺的炫耀。所以我們這位文人，在村女們的微笑中，顯得異常伶俐。在禮拜日的教堂儀式中，他是怎樣的在她們面前做作呵，從繞在周圍樹上的野葡萄藤上，採摘下葡萄給她們；背誦墓石上的碑文，使她們歡悅，或是和她們成羣的沿着鄰近的貯水池的岸邊閒遊。而那些恆恆的村夫，却在一旁懦弱的躊躇着，羨慕他的優越的機敏和雅緻。

文藝：睡穴

由於這半遊方式的生活，同時成了一種遊歷的報紙，載着累積的閒談，從一家到一家去，所以他的蒞臨，常常受着熱烈的歡迎。他曾仔細的讀過幾本書，並且精通于哥登，馬薩爾的新英格蘭魔術史——他堅強的信仰着這本書，——婦女們特別尊敬他，認他為一位學問淵博的人。

實在說起來，他有些小小的智慧，但又常輕信於妄談，他出乎常態的喜歡收集研究虛誕的異事。居住在這魔境裏，使他的這種嗜好增強了，幾乎沒有充分的奇怪詭異故事，可以滿足他大量的嗜食。當下午他的學校放學之後常常喜歡伸躺在富麗的金花菜上，傍着啜泣於校舍旁的小溪流，默記着馬薩爾的可怕的故事，直要到黃昏的微光使書上的字跡在他眼前成爲一片模糊，他才肯穿過田野，小川和令人生畏的森林，來到他所輪息的農家。在這迷媚的時光裏，每個自然之聲，都會鼓舞他興奮的幻想。山邊怪鴟的無可奈何的呻吟，預告風潮的雨蛙的悲鳴，悽慘的鵝鴨的嘲哳嘲叫，或是驚鳥離巢自林中發出的沙沙聲。螢火虫也在深暗處閃爍，時時驚駭着他，

文藝：睡穴

好像一道異樣的光輝，盪漾在他的歸途上。或者偶然有隻笨大的硬殼虫，粗率的振翅向他飛來，這可憐的光棍，便要放棄鬼的主張，而認為遇着了魔術的表徵，在這種情形下，他的唯一的對付方法，便是嘴裏哼着聖歌，以求陷入沉思或驅逐惡念。這睡穴中的諄良百姓黃昏中坐在門口時，常常是敬畏填膺，當他們聽到了他的鼻音的歌調『從連繫的甜蜜中，長長的曳了出來！』漂盪在遠處的山谷或瀰漫在塵途中時。

另一種可怕的娛樂：是在修長的冬夜裏，和荷蘭老婦人共坐爐旁的閒談。

爐邊圍列了一排烤蘋果，她們手中紡着線，述說着奇異的鬼怪故事，作祟的田莊，河流，橋樑，和住宅；尤其常說到那無頭的騎兵，有時他們叫它爲睡穴裏的奔馳的黑森人。同樣的，他也以魔術的軒轅使她們歡樂。他講到康涅狄格昔日驚人的凶兆，不祥的現象及怪響，如慧星，流星的出現，天翻地覆的奇聞，均可使她們驚魂落魄。

假如當跪伏在柴火熊熊沒有鬼怪敢出現的寢室的角落裏時，認爲這些怪異是樂事的話，那麼可以由他的繼續的

歸途中的恐怖裏獲得：雪夜裏，陰慘的閃光中，滲出的形影是多麼可怕！當他注視着樓樓閃動的燈光，自遠處的窗洞橫射過荒蕪的田野時，他的樣子是多麼渴望呵！多少次他曾被一些像蒙頭鬼似的滿蓋雪花的矮樹所驚懼！多少次他曾悚然生畏，當聽到自己踏着凝凍的硬殼的步履聲時！怕看見古怪之物追隨在他身後，嚇得竟不敢回頭！多少次他曾驚得魂膽俱失！當突進的暴風怒吼過林中時，他以為這是飛奔的黑森人在做它的查夜工作！

這一切都是夜的恐怖，黑暗中行路人的幻覺。雖然他曾見過多次鬼怪，在孤寂的徘徊中，曾被不同形態出現的撒但魔擾擾過不止一次；然而在白天，這些惡魔全消失了。所以雖爲魔鬼和妖術所擾，他仍可過一快樂生活，假如他的途徑不被一位較一切妖魔鬼怪更惑人的女人攬亂的話。

伊加柏，克蘭對於女性一向是溫柔癡情的。如此秀色可餐的少女很快樂的爲他所喜，並不是件意外之事，尤其是在到她父親的住宅裏拜訪她之後。老布爾托斯，溫達素爾是一位儉僕知足真正心腸的農夫典型。他很少顧及到他自己田園外的事務。而在他自己的境界裏，一切又都很舒適安樂。他滿意於他的財產；而不驕傲，自負於他的健美的豐盈，而不誇耀於他的生活形式。他的城堡位於哈得孫河岸上，一片綠蔭肥沃的僻地中，爲荷蘭農夫們喜於僦居之處。一棵魁偉的榆樹，伸展開了它的寬大的枝葉，樹腳邊寂寂的噴湧着一股由吊桶式的小井中湧出的綿軟甜蜜的清泉，悄悄的橫掃過青草地，流入到赤楊和矮柳間汨汨的小河中。距這農家很近的地方，

每禮拜舉行一次的音樂會裏，受他教導唱聖歌的弟子中，有一位名叫加多麗娜。溫達素爾的，是一誠實的荷蘭農夫的獨生女，正當二九年華，體格豐腴像一隻鷗鴟，玫瑰色的雙頰，果似她父

有一所教堂的大倉廩，它的每個窗戶或縫隙好像會激出田園的財富來。自早到晚，裏面連連的響聲不絕。燕子喃喃的掠過屋簷，成羣的鴿子，有些用一眼仰視，好似察着天氣，有些埋頭於翅下或胸前，有些正在屋頂上欣受日光，膨脹了牠們的頸子，鵝鴨的向着母鴿們點頭。肥笨的猪在牠們的圈裏，安然自足的叫喚，幾隊小猪從那兒時時伸出頭來，好像聞嗅空氣一般。一羣莊嚴的雪白的鶲，在鄰近的池水中飄流，護送着成隊的鴨子。結團的火鶲，咯咯的穿過田園。珠鷄們煩惱得幽怨哭泣，活像脾氣乖戾的主婦。在倉門前，勇武的雄鷄高視闊步，正似一大丈夫，武人，或高雅的紳士，鼓舞着翅膀，滿心歡樂的高啼；有時用足踢着地，慷慨的招呼牠的曾受牠所發現的豐美的食糧。

這教師的嘴在流涎了，當他注視這些富麗的冬日美餐的預示時。在他想要吞食的心目中，他想像着一隻隻跑着的烤小猪，肚裏有塊布丁，嘴裏銜了個蘋果，鴿子舒適的躺在包子裏，被硬皮的麵粉圍蓋着。白鵝游泳在牠們自己的湯

汁裏。鴨子成雙的安適的躺在碟中，和着適度的調味的葱薑，好似快樂的佳偶。在猪身上他看見了油澤的醃肉，和多汁美味的火腿。沒有一隻火鷄他不是視為很細巧的被緊繫着：筋骨捆在翅下或者看成一串美味的臘腸。甚至那華彩的公鷄也高抬爪兒兒仰臥在邊盤裏，宛如懇求寬赦，那是當活着時，牠的勇武精神所不屑為的乞求。

當伊加柏喜不自勝的想着這些時，他的大綠眼睛盤旋於肥沃的田地上，豐饒的小麥，保麥，玉米黍，和滿貯微紅色果實的果園——這一切都為溫達素爾溫暖的心房所關切，他戀慕着將要承繼這些產物的女郎，他幻想着怎樣能迅速的使這些財產化為現錢，怎樣投資於大量的荒地，在荒郊裏建造起宮殿式的樓閣。不，他的幻想已使他的希望成事實了：美麗的加多麗娜呈現在他眼前，帶着孩子，一家人進入滿載家用雜具的馬車箱裏，車下面墊着各種瓶罐；他看見自己騎上一匹速行的馬，牠的足旁還有一隻小駒，正預備向懇塔啟，田納西等地出發，或是去到……僅有上帝知道吧！

（未完）

東南俄高加索地圖

米和伯監製
英 文
出版

每份定價二元

代 售 處

北京飯店書店
六國飯店書店

東交民巷北洋印字館
天津北洋印字館

崇內義利洋行

王府井秀鶴圖書館

青島英文山東日報

上海璧恒公司

詩的話

天問輯

「詩是熱情感發的人心的真理，是知識的一切，是知識的神鬼靈氣。」

「詩是不能自己的情感的流露，其源係出於靜思回憶中的熱情。」

「詩是宇宙對於神性的感應的表現，是天性對於靈魂的感應的表現，是真實對於理想的感應的表現。」

——勃郎寧——

「詩是熱情對於真美力的表，牠利用想像把牠的概念具體化，並且把語言調整使合於多樣統一的音樂原則。」

——來漢脫——

「詩和散文不同的地方在乎散文的言語是日常交換意見的工具；而詩的實質係一種高尚集中的想像與情感的表現，牠是表現在微妙的，有節奏的韻語裏邊。」

——蓋利——

「詩都是直覺，而直覺就是表現。」

——克羅齊——

「詩起於歌歌原來與舞相聯。舞必須中節，詩能以諧舞，所以也必中節。」

——柏拉圖與雪萊——

「音節是注意力的刺激劑，所以詩有音節。」

無題三章

天問

在無邊的大海裏漂流，
也不知漂流了有多久，
祇覺得茫茫沒有盡頭。

——其一——

哼唷！哼唷！倦旅的征騎，
也不知走過了多遠的沙漠地；
嘗夠了寒風烈日的侵襲，

記憶裏早忘却溫暖和安息。

◆ ◆ ◆ ◆ ◆

一陣旋風怒吼，
裏面有仙人招手；

好像說：「一起走！一起走！」
仔細看又好像時而有時而沒有。

忽然在漫漫大漠的那一邊，
望見了渴望已久的林泉；
巴不得快走到解一解饑渴疲倦，
怎耐那綠洲却時隱時現？

◆ ◆ ◆ ◆ ◆

仙人是否有意救援？

流浪者懷着滿心的疑團；

祇是目不轉睛的看，
能不能達到彼岸。

◆ ◆ ◆ ◆ ◆

興奮的狂叫，失望的哀號，
也不知能否達到絕域的孤島？

——其二——

流浪者駕着一葉孤舟，

一縷流雲整夜優游在空中，

——其三——

「藝術的想像在睡眠狀態中最活動。音節可以催眠，使我們可以純用直覺去領會詩人所指示的意境。」

——柏格森與蘇里阿——

「當作者情感平凡的時候用普通散文來表現他的思想為適宜；但他作者的感情強度急劇增加的時候，他的散文韻調自然會帶一種韻致，句子間往往發生縮短離散。為了免去這種分散，自然不能隨順詩的法則。」

——木村毅——

「格律並不能拘束天才；天才往往沿用舊格律而加以變化。」

「散文固有時可以為詩，而多數詩必具詩的形式；格律有時固可誤人，但如果根本不是一個詩人，有格律固然不能做成詩，無格律也做不成詩。」

——朱光潛——

「寫新詩的時候，第一要注重內容，使美妙的情緒波動引起讀者的情緒發生同樣的波動；但這種內容的波動必須依附在美妙的句調與詞來之上。這裏所說的美妙句調與詞采便包括音韻與節奏在內」。

——劉大白——

「詩是有感於中而發於外的，所以無論如何總離不了人的情感的脈動。所以詩的旋律韻調並不是從外而發生的機械規則，而是內部的真情流露。」

——郁達夫——

文、藝、詩

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
遊遍了碧落黃泉不曾停，

惟一的希望就是天明。

◆ ◆ ◆ ◆

沒有人告訴流雲，
什麼時候就到真正的清晨。

要問也沒處問，
祇等待從太陽來的音信。

◆ ◆ ◆ ◆

看！東方像是染了血，
等一等就會有雲彩繽紛羅列。
好不容易熬過了漫漫長夜，
怎麼又忽明忽滅？

◆ ◆ ◆ ◆

關於天才

茵輯

「天才的本質就是直覺認識力之完全。」

「天才的持有武器是想像力。」

「天才的本質在深思。」
「天才都是憂鬱的。」
「天才的智力常與意志分離而自由活動，而天才的創作於是乎因此而完成。」

「天才的特權是偉大而強烈的集注力；他這個集注力假若一經照準某項的事項，那事

象便被他擴大了。」

「天才的智力的工作狀態與常人的智力的工作狀態大有區別，所以天才總是難與常人融和而趨於孤僻。」

「天才的腦髓可以自由活動，脫離身體之寄生生活；然而這樣的活動，容易妨礙身體各部分的活動，所以天才往往是早死的。」

「天才之觀察世界恰似觀看與自己無關的戲劇，是純客觀的；因此天才的表現與兒童相似。」

文藝：隨筆

獨慎齋語

聽說外國有「職業作家」

，以每日筆下所入，可以住洋房，坐汽車，週游世界，結婚離婚都用這錢。我自己沒有見過這種人，只是在雜誌報章上見這樣說過，我似乎不太相信。

足下倘仍游心繪事，則滬上有可購者，便中帶來，較北地爲廉，如西玲印泥，姜思序顏料，汪六吉之紙，皆出自南方，故略爲之介，以當參考，秋已漸深，佳節在邇，看見的「作家」一千字最多五元，最少三角，據批評家們說中國至今還沒有名著，「窮而後工」大概已經失掉時代性了。

◆ ◆ ◆
昨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不
太合禮教的舖子的先生追着一

珍衛，戮力盛業，不宣
願加

◆ ◆ ◆
其二

去雁集

木活

其一

別來忽已兼旬比見報章，略悉

近狀：幸甚幸甚，吳葉雙絕，果傾動江南矣，其詳可得聞歟。紀念小冊，諒得名手題遍，前屬之件，已次第完成，他日歸來，可觀也。

◆ ◆ ◆
這恐怕是千古不變的真理。◆ ◆ ◆
人與人的關係實在是一件

很難理解的學問，需要我們忍氣，需要我們大膽，更需要機警，臉皮厚，還得儂。據生物學家說，一個人的壽命應當有一千歲，因爲人與人的磨難，只曆幾十歲了。

◆ ◆ ◆
昨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不
太合禮教的舖子的先生追着一

珍衛，戮力盛業，不宣
願加

個類似小偷的罵着說：「你這個賊」。他們跑過去了，我在腦子裏爲自己講解這個「賊」字，賊原是廣義的，有時被人尊敬，有時被人藐視。古語說：「竊國者侯，竊鈞者誅」，

我的生活態度易樂觀亦易悲觀，有人說這是天真，還有人說這是幼稚，不管怎麼說吧，總可稱之為不練達，如果再活上幾十年對我也許是不會有用的，因為我與十年二十年前好像是沒有怎麼改變過我的本性。



我看過一些聰明人，對付什麼人都有一番手段，大概在他們心裏把別人都看成傻子，結果聰明人往往失敗了，我想這種聰明人似乎是多該給自己一點靜的時間讀幾本書，把書

我的生活態度易樂觀亦易

前於太液池畔，小橋之東，乘車載笠，欣然相逢；既免頻擾之煩，復無長揖之拒，不可謂非幸也，是時，足下與程，果欲何往，固非僕所敢問；而僕之所言，自亦無人理會；然幸得附驛，步至城東，有願何所不足？乃復有不得已於言者，以心有所傷，難於默而息也。試思足下途中之言，人匪木石，能無感乎？僕之一切，「既屬夢幻」，則惟有轉之向後耳。僕於是時，泪欲直下，身欲急返；終以無可奈何，步趨入市；承顏接意，深愚見尤。乃倏忽之間，遽失吾友所在；竊怪足下，何至避我若斯之甚也。及程下顧，始幸重逢，其可感可謝，為何如乎？然細思之，假令足下，果深趨避，則她人又何能適意以行，其然，豈其然歟？昨過貴署，見車猶存門外，及趨宮電詢，則足下已去，相左竟如是！蓋僕此來，特携麥扇，未便面陳，故電請移駕來取耳。麥扇者，鄉人以麥草為之，樸質耐用，公忙拂暑甚便，業為潤色之也，豈有他哉？僕甚無狀，但願二三良朋，處清幽之境，滌紅塵之慮，閒話竟日，足下其有意乎？暑氣方濃，萬望珍衛，長保康樂，幸甚幸甚！

遇到一個人談不上一兩句話便能辨識對方生活的旨趣，在人羣中的類別；這種神妙恐怕只有人類才有這樣智慧。



昨天在飯館裏見着一位經營損人利己生意的人，他談哲學，談鄭板橋，李賀，戴維斯與密爾頓一切見解思想都使我慚愧，我再也不敢輕視現在的一般「大人物」了。

裏的話真給了自己。

文 藝：隨筆

閉情偶記

天問

從我家所住的胡同向西北走出去不遠便到了城根，在那裏沒有櫛比的房屋，更沒有發光的馬路；祇是一帶荒城，偶爾也有牧羊人趕着一羣一羣的羊在那裏吃草。在傍晚時候可以望見西直門城樓背後的落日餘輝，從一角西山的背後吐出了牠的光芒。我閒着無聊的時候便愛到這裏來散步。一來可以暫時避開馬路上的柏油味，商店的大減價招牌，二來可以聊勝於無的享受一些城市田園的風味，使我的緊張的神經可以略略的鬆弛一下。

在城角下有一座菜園，周圍欄着不少的棘藜，然而牠的圍牆却是大半傾圮了，結果是使那些棘藜等於虛設的東西。我在晚飯之前時常到這裏來盤桓。在這個「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的季節，尤其是在微風習習的傍晚，看的是滿眼新綠，聽的是清脆鶯聲，偶然還有幾聲咩咩的羊叫，也會讓我暫時陶醉一下，我想古人之所謂「忘機」大概是指這種「物我兩忘」的境界而言吧？所慚

愧的是我這支禿筆不能狀其萬一，記得東坡說過，生平的得意事就是每逢心有所感，就能筆之於書，因此使我想到有些詩人的感觸也往往為一般人之所同具，不過道不出來。等到詩人以他那生花之筆寫出來之後，給人們一讀，便都覺得心有戚戚焉了。

城腳下的菜園大概有一畝多，靠着園子的南邊有一架葡萄，掩着三間茅舍，當我走向前去同菜園主人談話的時候我不禁暗笑我自己似乎有效鑿五柳先生之嫌。他不肯為五斗米折腰遂賦歸去來而退隱。我何人也？一無田園，二不衰老，也竟自這樣過起隱逸的生活來，不覺自己警告我自己道：「此風不可長也！」

主人翁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頭兒。臉上滿是縦紋而且被太陽晒得成了褐色。兩支短而粗的胳膊顯出了老當益壯的精神。當時一看我自己不能縛雞的雙臂，真真覺得愧殺。想起了「夜雨剪春韭，新炊薦黃梁」的句子來，有意買他

點新摘下來的菜，可是因為他拒絕零售，我祇得作罷了。

因為我大概是滿臉帶着所謂書生氣，使他一望而知我是個大學生。當他同我談話的時候，言語間帶着有羨慕的意味。並且說：「我們整天價忙，也不過是圖兩頓飽，像您這念書人，一做了官便是個月好幾百塊……」原來在這老頭兒的腦筋還同魯迅在故鄉那篇小說裏所描寫的閭土出無二致。然而愚昧的他却做夢也沒想到現代所謂知識階級的苦惱。古時候每逢「穀賤傷農」，當政者總是引為大患，而現在「文賤傷士」却有無處發洩之苦！

獨定止的又來去一着家好不到秋天時候買他一些，因為自從良伴呀！抬頭來看他的葡萄架上已然開滿了花，料想到了秋天必定會結得滿滿的果實，聽說他的葡萄可以零賣，我決計到秋天時候買他一些，因為在宣化教書以來我已然很久沒有買過石門教堂所釀的酒，比一瓶，喝葡萄酒，可憐我。由他的談話裏我知道附近有家釀酒公司。我本來最愛喝葡萄酒，那些回來。酒啊！酒啊！原來是我的明園裏買過一瓶，喝後吃孤一禁園來起。有不二定的良伴呀！

大阿哥印象記

章 飛



表了，這不馬上就是皇帝麼？然而，人事是不能逆料的，拳匪一變，不僅國幾不國，連大阿哥水到渠成的皇帝寶座也跟着失落了。

失落了皇帝寶座的大阿哥溥儻，因爲祇賞了一個「入八分鎮國公」，每年才有七百兩的俸銀，從此就一蹶不振。民國成立以後，他便以當賣度日，所幸的還有當初的「圈地」，可以收一些租子與糧食，但民十六時，又因爲政治的變動，做爲圈地憑據的「龍票」完全丟了，從此便無立錐之地，生活情形就更加可憐。由民十六到現在，又有了十五個年頭，以一個絲毫沒有積蓄的人，硬掙扎了許久，當然當賣皆空，日不得一飽了。

大阿哥，愛新覺羅溥儻，這是清末歷史上一個有名的人物，差不多的人都會知道的。當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的時候，慈禧太后把他召進宮去，以爲大阿哥，繼承穆宗爲嗣，一切都按照皇太子的待遇，駿駿乎要登九五了，若不是第二年有拳匪之變，端王不獲罪，大阿哥豈不就是皇帝了麼？當他在宮中的時候，無人不擎他當做候補皇帝看待，而且還代德宗行過郊祭大禮，所以連他自己那時也未嘗不做着皇帝之夢，因爲郊祭大禮祇有皇帝可以主祭，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表的，而大阿哥居然奉太后的懿旨代

時人素描：大阿哥印象記

稱老六爺；老七是醇王（奕譞），世稱老七爺，就是德宗（光緒）的父親。惇王的兒子載灃，原承繼瑞（睿）王，後蒙覃恩特賞爲端郡王，到庚子以後，因爲縱容拳匪獲罪，削去了王爵，充軍新疆，瑞（睿）王那一支就另選人承繼了。大阿哥溥儻便是端王載漪的次子——所以現在都稱他爲偶二爺——是他十五歲的那年七月二十一日被召入宮中去，十七歲的那年冬月二十三日又被廢了而出宮的。他出宮以後，祇有一個空的公爵頭銜，當然沒有府第，在無處安身的時候，就被貝勒載灃收容於自己的府中，在宣統

時人素描：大阿哥印象記

三年，請假六個月，赴阿拉善旗省親，由他父親的主持，便在那裏與阿拉善旗達王的格格結婚，民元回京，就住在了北京的達王府中，其後一度又遷居於瀛貝勒府，不久仍回到達王府來，一直住到現在，也是一直的『房無一椽，地無一畝』的始終過着寄人籬下而困苦不堪的生活。

三十年來無聲無臭，「大阿哥」三個字在人們的心目中早已經淡然了，所謂「世與我而相遺」，他對於社會既沒有關聯，社會對於他也就想不起来了，祇是偶爾談到庚子之變的時候，或者還聯想到他，否則簡直就像沒有這個人一樣。等到看見了本刊上期登載楊欽谷先生的一篇訪問記，才曉得這位大爺還健在人間，於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約同進之兄和家叔兄一塊前去訪問。

達王府在什刹海西北的三座橋，到現在還是達王的產業，門口很整齊，但並不甚高大，進了大門，什麼「回事處」等等的匾額還依舊懸在門上，想見當時之氣派。過了二門，往西一拐，那是個偏院，也就是大阿哥寄居之所。院子不大，却種了不少的葵花。北房是三開間，都帶廊子，也許因為年久未修，油漆已經駁落了。

我們站在院門口，進之喊了一聲：「偶二爺在家麼？」

「啊！李先生！請進！」北屋裏西間的聲音。進之低聲告訴我，這便是偶二爺在答話。

可是，應聲而出迎的是偶二爺的少奶奶。剪了頭髮，穿一件藍布的長袍，戴了眼鏡，一看便知道是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她笑容可掬的站在台階上，向我們點頭招呼：「您請屋裏坐！」

這屋子是一明兩暗，東屋是偶二爺的少爺，少奶奶和孫少爺

的臥室，西屋便是他們老夫婦倆的臥室。堂屋的北邊擺了一張八仙桌，桌上是茶壺茶碗與瓶子罐子；靠西隔扇放了一張半圓形的小桌，在桌後的隔扇上掛了四條小楷，上款都是「右宸仁兄」，這便是偶二爺的台甫，料想是後來別人送的，否則誰敢稱皇太子爲仁兄呢？

我們在堂屋摘帽子放手杖的時候，偶二爺在裏屋又說話了：「啊！李先生！您好嗎？」聲音有點發顫。於是少奶奶趕緊進去，意思是要扶了他出來。進之連忙也跟進去，告訴他不必客氣，儘管坐着。

我們都到裏屋了，進之便介紹着，這時我才與偶二爺作初次的會面。

偶二爺，身量不算矮，可是非常之瘦；挺長的一張臉，推了光頭，頭髮與上唇很少的短鬚都作灰白色，我知道，這個飽閱滄桑的人已經被世事折磨得老了呢。耳朵，特別小，彷彿祇有一寸掛零；眉骨與額骨都很高，尤其是口部突出，於是顯得那張嘴特別的寬闊。鼻子，可以稱得起是「隆準」，但是，在「山根」那部分却塌陷下去。兩隻眼睛，黑白分明，也很不小，乍見頗以爲他的目力很好，却沒想到他的視神經壞了，算是個「清光瞎子」。穿一件白布的小褂，襟領敞着；白布褲子，褲脚放在襪桶裏，下面穿一雙千層底的禮服呢鞋；由這種裝束上看起來，誰又想得到他是曾經赫赫一時的人？用手扶了床邊，又想走路，又不敢走。這時候，進之替我們介紹姓名，才各找了一個地方坐下。

「李先生！」偶二爺先開口，「我前些日子病了！」
「現在好了沒有？」

「好是好點兒了，可是精神還不濟呢。」

國際新聞

(七四)

！」

「那你就歇着罷。」

「不，我好了，剛才是睡覺來着。」

我便插嘴說：「那麼，我們攬了偶二爺的覺了，對不起得很！」

「不要緊，不要緊！偶二爺把手亂搖着，他也瞧不清我在哪一邊，「咳！我這是無聊才睡覺呢。什麼也瞧不見，沒事不睡幹什麼？真是受罪！」接着又和進之寒暄了一陣。

偶二爺的少爺進來了，約摸三十來歲，很精明的樣子，進之又替我們介紹了一下。

趁這個時候，我才抽空打量這間屋子：

這屋子是前後一通的，但中間用秫秸編成一個牆，用紙糊着，中間開了一個門，我們坐的便是外間。靠南窗戶，南北面，相對着擺了兩張單人木床，中間也祇有一尺來寬的空當。靠東邊的床，也就是靠隔扇的，那是偶二爺的床，靠西邊的便是偶二奶奶的床。偶二爺床北，擱了一張小茶几，茶几上擺了一隻一尺來長的白色小皮箱，皮箱上擱着兩件衣服。靠西牆擺了一張八仙桌，桌子的兩邊各擺了一張椅子。靠門邊還擺了一張兩屢桌。所有這屋裏的傢具全都破舊得很。我坐在八仙桌靠南的椅子上，向左一看，正看見裏間屋的東半部；那屋子空無所有，祇靠牆邊的地下放着一隻破箱子，這箱子的壽數，起碼在三十年以上，原來是有紫色的漆皮，現在駁落得花一塊，灰一塊，簡直不成樣子了；箱子的上面，有破棉絮與破被之流，也都由白而成了灰黑色。再回過頭來，看看偶二爺的床：木頭是漆的深黃色，床上鋪了一條舊灰色的被子，那就算是被子罷；床裏邊黑舊的夾被，疊成了一個長條；床頭是由七八塊一尺長七八寸寬的被子疊在一起，算是個

枕頭。偶二奶奶的床，與這個也差不多。總看全屋的樣子，你哪裏會相信這屋子的主人就是幾乎做了皇帝的大阿哥呢？普通人的臥室或者比這個還講究一些罷？滄海桑田，白雲蒼狗，世事的變化真叫人感慨系之呢！

坐定了以後，偶二爺便和進之談着，說他前幾天因為心裏煩悶而且天時不正，所以病了。他就坐在自己的床沿上，用手扶了床檣。一說話，顯得脖子特別細，一條條的筋都看得出來。鼻子裏流出些清鼻涕，大概感冒還沒有好。

進之隨口安慰了一陣。

偶二爺喊冷，屋裏又沒有他家的人，便站了起來，打算自己找件衣服穿。進之一眼看見門上掛了一件袍子——黑布的，已經破得不堪了——便拏了給他，他一面說「不敢當」，一邊又說：「這件太熱了，我得找件小祫襖。」進之於是又把衣服掛上。這麼一亂，少奶奶在外邊聽見了，趕快進來，在裏屋擎出一件黑布的小祫襖，遞給偶二爺。他不要別人替他穿，自己慢慢用手摸着，先摸好了上下，然後再辨別反正，算是穿上了，但第一個鉗子依然不扣，脖子那裏還是敞着。

我們覺得很熱，但他感得很涼，足見果然是病了。當我們談到天氣的時候，他對於他自己的病非常慨嘆，說是都爲了境遇不好才鬧出病來的。說着，把袖子捋起來，露出膀子給我們看。那膀子祇是一層薄皮包着骨頭，上下一樣，祇比甘蔗稍微粗一點，真是瘦得可憐。

「咳！我現在受這個罪，也是當初享受得太過分了啊！」偶二爺搖着頭，恨不能哭了出來。

於是我們問他當初到底是怎樣的享受。

時人素描：大阿哥印象記

他說：「讓我細說，我一時也談不出來，反正，要什麼就有什么，想什麼就有什麼，吃喝穿戴固然好到極點，就是所玩的東西，什麼珠寶玉器，珍貴的物件，也是應有盡有。唉！這時候想起來，當年的事如在目前，就如同昨天一樣！」

「那麼，在宮裏頭的時候，就沒有一點不舒服的事麼？」

？」

「啊！」偶二爺揚起頭來想了想，「那大概就是睡不夠了罷。
「睡不夠？」我們都不明白，「每天早晨上朝很早，夜裡大概也睡得不遲罷？」

「不，」偶二爺又搖搖頭，「晚上也得十二點才睡呢。」

「一天的工夫都幹什麼呢？」

「我是五點以前就得起來，洗臉，梳辮子，換衣服，准五點半上滿書房，六點上漢書房，等到太后召見完了軍機，立刻下學，還去請安，以後就隨侍左右。陪太后進完了膳，十二點鐘又上漢書房，兩點放學，又隨侍太后，一直要到夜裏十二點才睡呢。」

「一天才有四五個鐘頭的睡眠，豈不是不夠麼？」

「是啊！所以一天到晚老是睏，連站着都可以打盹兒呢。」

「陪太后進膳，是坐着吃？還是跪着吃？」

「站着吃。在太后面前是沒有可以坐着的。祇有一個人可以

坐，那就是皇上，可是，也得賞坐才能坐呢，否則還是站着。停了一下，大概是想到了慈禧太后，於是又接着說：「提起太后来，那待我太好了，我可以說是受恩深重！」說完，半天不言語，大概是在瞑想着當年的光景罷？

「每天也見着德宗麼？」

「每天必見，必定去請安，這是規矩。」

「對德宗怎麼稱呼？」

「因為我是承繼穆宗毅皇帝的，所以稱德宗爲叔叔。」

隨後我們又提到庚子之變，於是偶二爺滔滔不絕的說着：「庚子的事情，人家都說是我父親鬧出來的，拳匪也是我父親縱容的，其實，當初的實在情形並不是這樣。不過，現在談起來也沒有用處了，我父親當年也獲罪了，可是，這是公罪。我父親當初也是反對義和團的呢。假使我父親是贊成義和團，那麼，義和團的首領應該是我父親了。然而管理義和團的首領是莊王，並不是我父親，這不是很明顯的事麼？」

「然則何以都說是端王？」

「這，這大概是因爲政見不同，互相排擠吧？」

「有人說，義和團的大師兄曾經到過宮裏，把能避槍砲的事情向太后表演過，這是真的麼？」

「不！沒有！宮裏就沒進去過義和團，連我也沒看見過義和團是什麼樣兒。」

當問到珍妃一案的時候，偶二爺說：「這事我不清楚，不過以前她就被囚禁了，這是真的。」對於這事，他不願說什麼，於是左顧言他：「您說我這眼睛還能好麼？唉！這都是急的呀！」

「眼睛壞的經過如何呢？」

前幾年，左眼就壞了，祇剩下右眼可以看東西。到了去年春天，右眼也視物模糊起來，而且越過越模糊，這才想到非治不可。在醫院看了看，說是要打針，一個禮拜打兩回，一回要八塊錢。一共要打三個月，並且說，要是不趕緊治，恐怕再過四個月也要失明了。我覺着在眼睛上打針，太可怕了，而且也沒有那麼多的錢，還是回家養着罷。誰想真應了醫院的話了，沒到四個月就完全

看不見了。現在，我整天都在黑地獄裏待着，這個罪可真難受啊！」

「祇好安慰他幾句，又問：「現在的日常生活如何呢？」

「唉！現在我整天過着晚上，睜了就睡，不睜就起來，也不知道什麼是白天，什麼是夜裏了！」

正說着，偶二奶奶從外邊回來了，她是因為腳氣出去看病的。偶二奶奶，比偶二爺小一歲，今年五十七了，五短身材，臉上很清秀和善的，穿一件藍布長衫，還梳着頭，脚下穿着便鞋，右腳有襪，左腳祇是綁着絆帶，走路也很吃力。進了屋，就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

因為我們正談着偶二爺的眼睛，便插嘴說：「這事情，您瞧，多讓人着急呀！」口音不是純粹北京話，似乎是河北外縣的意思，「從前眼睛好的時候，他還可以出去買個菜什麼的，悶了也可以出去溜個灣兒，現在，全不行了，就這麼整天坐在家裏，就是好人也得悶出病來呀！何況還坐着急？」

「慢慢的養罷，也許將來會好。」

「唉！」偶二奶奶也嘆氣，「我們現在一個月才過着二十幾塊錢的日子……」

「您要不信，」偶二爺搭碴兒，「可以請到我的廚房去看看，就知道我們吃的是什麼了。」

又閒談了一陣，我們見偶二爺有些疲倦的樣子，才告辭了出來。走在歸途上，我們還談着：在當年，他哪會想得到有今天呢？即使眼睛不壞，他也沒法子做事呀，哪有個候補皇帝當個辦事員的道理？大阿哥溥儕，可以說是北京的一個奇人。他的經歷，實在太奇怪了，這次的會見，我的好奇心算是滿足了，這是不能不感謝之兄的。

時人素描：大阿哥印象記

商德老雅利洋行
北京東總布胡同丙六十二號
電話東局（五）二六一九



Yali A.G. (Ltd.)

PEKING

EXPORT-IMPORT

ENGINEERING

General Managers of



BRILLIANT CHEMICAL WORKS

Manufacturers of Soap,

Bootpolish & Chemical Products

商德
晨光科學工廠
北京東城貢院西大街十四
號

Cable Address: YALIMP All standard Codes.

歷史掌故：圓圓曲之異同



楊穀

校庭聞錄及吳詩集覽圓圓曲之異同

頃有廠肆書賣，自開封收購舊書回者，貽余一抄本，沿邊破爛，觸之紙屑簌簌下，及閱其中，蓋乾隆時人所抄劉健所述，庭聞錄也。余乃取宿藏豫章叢書本，及坊刻單行本，一一對勘而另

參以他書校之，其間互有異同。如吳三桂字月所，抄本與叢刻本單刻本皆同，而近人，僧夢記載吳舊第在西單牌樓北石虎胡同西首路北，康熙十三年甲寅四月被抄入官，飭人重行修葺，自牆角掘出青泥製成蟋蟀罐十餘個，每罐底印有「月如」等字，謂月如係

吳之字，或所作所，如作始，致相渾歟？又，耿尙孔吳四王合傳中謂吳三桂字長白，與此迥異。又吳父名襄，抄本叢刻本單刻本

皆作驥，陸次雲。圓圓傳亦作驥，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明內監王永章甲申日記，文秉烈皇小識，鈕玉樵觚臘，則作襄，竟傳說其

兩歧，莫定名於一是。又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狼狽返都門，盡戮

吳氏家屬，抄本叢刻本單刻本皆稱三十四口，鈕稱三十八口，陸稱三十除口。傳信之難，於斯可見。又陳姬名沅，字圓圓，抄本

叢刻本單刻本皆書「沅」，明史流賊傳亦書「沅」。新義錄引天

香閣隨筆云：平西王次妃陳氏名元。木居士憤言云：陳圓父邢三

。陳其年婦人集中謂圓圓字琬芬。是「元」當從「沅」，始與字

「琬芬」之義相應。圓圓小字嬌羅綺，吳梅村圓圓曲句，可以證明，不合書其字圓圓。或書陳沅爲陳圓，以沅圓音近致誤，又吳之

福晉張氏，關東人，貌寢而性妒，賴駢應能即張氏出。本叢刻本

單刻本皆書「福晉」爲「福金」，殆滿洲語翻譯之音，一仄一平，不同如是。

又言陳沅之事，惟吳梅村圓圓曲爲得其真。當日梅村詩出，三桂大慚，厚賄求毀板，梅村不許，三桂雖橫，卒無如何也。丁

閭公圓圓傳輯補，引梅村詩註談藪，謂吳梅村有圓圓曲，三桂見之，使人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弗許，即剽製庭聞錄之睡餘，不逕

引庭聞錄，而引梅村詩註談藪，不解丁意何爲？鈕稱圓圓曲云，此詩史之微詞也。靳介人吳詩集覽圓圓曲之按語曰：以慟哭六

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作挈領；以若非壯士

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作中權；以全家白骨成

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作收束；此六句真史筆也。然則吳

三桂與陳沅之離合，並其他之關係，皆當於梅村圓圓曲細繹而出

，如蛛絲馬跡，歷歷不爽，而注梅村詩者，尤以靳氏爲得其真。

考靳氏名榮藩，乾隆戊辰名進士，其注梅村詩二十卷曰吳詩集覽

，句櫛字比，月緯年經，陶冶古今，纂組萬類，歷二十七年之久

，始刊行傳播，海內士夫翕然從之，向無人駁斥其本末倒置，黑

白淆亂者，王西莊稱靳注吳詩，與惠注王詩，苑注朱詩，爲清代

三大注。今校庭聞錄，偶檢明季稗史，頓覺靳氏圓圓曲注之有誤

。茲錄梅村圓圓曲全詩如後，並逐句而加以校正焉：

白清亂者，王西莊稱靳注吳詩，與惠注王詩，苑注朱詩，爲清代
福晉張氏，關東人，貌寢而性妒，賴駢應能即張氏出。本叢刻本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

此兩句新注但引史記封禪書，又留侯世家，又范睢傳，又杜甫有收京詩三首，又王闢見贈家侍御而已，不會指爲史筆。不知此真史筆之至。據庭聞錄云：『崇禎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所至皆破，畿輔大震。二月初二日，薦督王永吉，請撤關外四城。謂：「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宜撤寧遠，令吳三桂統邊兵守山海關，即京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夕而至。」帝問閣臣陳演，魏藻德等。演私念上有急，故行永吉計，事定，而以棄地責我，又奈何？乃力持「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詔集九卿科道會議於德政殿，聚訟不能決。主永吉議者，惟大學士范景文，兵部尚書張縉彥，兵部侍郎金之俊左都御史李邦華。翰林學士倪元璽，吏科給事中吳麟徵等。吳麟徵爭尤力，謂：「寧遠孤城，其勢必棄。今日棄之爲棄地，他日棄之爲棄人，棄地已不可，棄地兼棄人更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收用，不宜委之敵人，今寇旦夕至，若使來捍京師，一舉兩得。」帝欲從之，而廷議不一，永吉之策，竟格不行。及賊鋒日逼，始決計調兵。三月初五日封三桂平西伯，詔徙寧遠之衆入援京師。三桂統率數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變，還師山海關。吳驥既降賊，三桂亦以所部之衆西行赴降；道遇家人，來自京師者，一或云在永平沙河驛，或云在寶坻，一詰問，得父被執狀，莞爾而笑曰，「此曾我降耳，何患？」復問「陳姬無恙乎？」陳姬名沅，字圓圓，吳門名妓，得之戚畹田宏遇者也，色美而善歌，三桂嬖之。賊執驥，圓圓爲僞將軍劉宗敏所掠。家人以告

，三桂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人耶？」遂揮衆返，縱掠而來：

據明內臣王永章甲申日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二十二日家書云：「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可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并祈告知陳妾，兒身甚強，囑伊耐心。」又云：「得探報京師已破，兒擬即退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爲，飛速諭知，家口均陷賊中，只能歸降，陳妾安否？甚爲念。」又二十五日書云：「接二十日諭，知己歸降，欲保家口，只得歸順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謂陳妾騎馬來營，何會見有縱跡，如此輕年小女，豈能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又二十七日書云：「前日探報劉宗敏掠去陳妾，嗚呼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問訊。」又一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但未有確實之說，究竟何如？太子既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既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妾與太子送來，立刻降順。』

綱目三編中謂：『初明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燕京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爲賊所掠，大憤，急回關，遣使乞於我朝，求共討賊。自成率衆東犯，我大軍入關奮擊，大破賊，追北四十里，自成奔永平，殺吳襄，走還京師。』明史流賊傳：『吳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陳沅被劉宗敏掠去，疾歸山海關，襲破賊將，乞降於我大清。』

國際新聞

歷史掌故：圓曲之異同

明夏允彝幸存錄：『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張掖門矣，而內城尙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爲政，百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實皆空砲，守堞者亦寥寥，奸細已滿城。有二盜懸城而入，以寇勢報上，不知所云，聞一寇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宮自盡，刀劈公主一臂，不能死，上憐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入宮，自縊於天壽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以馳騎入城矣。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內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爲兵者即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走，復從齊化遁走各門，大呼，所至兵皆潰，遂開門納外兵。居民見兵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用遁走爲也。」

李自成入至大明門，自恃善射，祝曰我得天下如安平，則箭中其中間。箭發，入瓦楞中，或以爲射及空虛，殆空名耳。』（張掖門即今之彰儀門，大明門即清之大清門，即今之中華門）。

又云：『寇未破都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奏聞，上爲大喜。』

烈皇小識云：『十五夜，（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上呼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上拔劍砍之，而三桂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聞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時返師出關，適清攝政王統兵將入大同，中途相遇，三桂即剃髮詣營，叩首懇冤，願假大兵復仇，歃血立誓，攝政王爲撤兵西行，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

本等冠帶，戒諭今後慎毋露帝皇家形跡。時承恩復命，上即微服雜內闈出東華門，至朝陽門，託言王太監奉旨出城，守者請以天明請驗，扈從者奪門，守者反砲擊之，不得出。朝陽係朱純臣所守，急詣純臣第，閹人辭以赴宴未回，上歎息而去！復走定安門，門閘堅，不可舉，天將曉矣，乃返厚載門，散遣內丁，隨以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撰王承恩入內苑。是夜閣臣方岳貢值宿精微科，四鼓，中涓口傳聖諭，內閣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聖駕已同輶駕馬王太監出宮矣。」（定安門即今之安定門，厚載門即今之地安門）。

又云：『逆闖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尚璽卿黎志陞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遺魄于後苑山亭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先帝以髮覆面，白祫藍袍，白綢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舄；祫中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天上，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後苑山亭中即今景山，俗名煤山，山頂正中亭中。）

又云：『平西伯吳三桂如清乞師，二十七日三桂以清兵至山海關，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衆入關投降，而三桂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聞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時返師出關，適清攝政王統兵將入大同，中途相遇，三桂即剃髮詣營，叩首懇冤，願假大兵復仇，歃血立誓，攝政王爲撤兵西行，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

去也，急統馬步兵四十萬追之，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并挾太子二王東行，追及三桂于關外，三桂見賊甚盛，不敢迎戰，入啓攝政王，攝政王令三桂先與交鋒，而自登高望之，待三桂將敗，即揮英王豫王分左右翼以進，時自成亦挾太子登高岡督戰，賊衆三面圍三桂，勢危甚，忽有白標兵二隊繞出其後，如發風湧潮，所到之處，無不披靡，自成頓足歎曰「此必北兵也！三桂真挾北兵來耶？」急策馬走，賊衆大潰，次日令降兵部郎張若麒奉太子如三桂營，請罷兵，三桂留太子而益治兵，破自成于關內，自成驅賊連營進發，三桂悉銳出戰，清兵助之，賊衆大奔，自蹂踐死者十餘萬人，殺其渠帥五人，自成走永平，三桂又追敗之，自成奔還京師，時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壓城而軍，自成遂殺吳三桂，並殺其家口三十八人，二十九日自成出阜城門，西走，縱火燒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三桂遙望城中火起，知賊已走，至保定，奮擊敗之，再敗之于定州北，自成憤極，復勒勁卒返擊三桂，三桂以清鐵騎衝堅，突入，斬其渠帥數人，首萬級，自成中流矢墮馬，掖而騎，疾馳還營，即拔營歸陝西，三桂復以清兵掠陝西，自成盡出銳卒迎戰，大敗，劉宗敏田見秀等皆死，自成乃棄西安，由商洛入鄖襄，渡江，趨武昌，自成屢敗之後，每行軍，大隊在前，已率數十騎在後，一夕大風飛沙，對面不相覩，自成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刃交加，遂刺自成於馬下。』

耿尙孔吳四王合傳：『十七年春，闖賊李自成由晉入燕，漸逼京師，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邊地，速召三桂入衛。陝督余應桂亦上言聞賊勢大，非全力注之不可，請調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真保之間，併力協効，庶賊可滅。廷議以棄地非策，疏請不報。三月，自成破陽和，賊將入真定，京師戒嚴，始信麟徵棄寧遠，封三桂平西伯，飛檄令入關東討賊。三桂被命，遷延不即發，簡閱步騎，携挈人民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次山海關，而昌平陷矣；二十日抵豐潤，而都城陷矣！三桂聞變，回至關門，頓兵不進，汝豫未有所決。自成聞三桂回師據關，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遣降將唐通賚銀四萬犒師，并義手書以往，而別令賊帥率兵二萬守關拒三桂。三桂得書欲降，爲書覆父，有國破君亡，兒自當以死報，今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兒，又不得不勉遵嚴命等語。適有愛妾陳沅在義所，爲自成奪去，三桂詢知大憤，乃遣使乞降于我朝，求其討賊，時九王統兵十餘萬，西向以觀動靜，總督洪承疇及三桂舅祖大壽皆在本朝，親信用事，求發兵助中國，三桂又自潛詣大營，承疇大喜即引見九王，遂定盟起師。先是三桂佯受賊犒師銀，而襲殺其守關兵殆盡，賊師負傷遁歸。至是傳檄遠近，略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純京，日色無光，妖氣吐熒，豺狼突于城闕，犬豕据于朝廷」。又云：「弑我帝后，刑我紳紳，戮我士民，掠載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威之誅鋤，鬼門泣日」。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自成聞之大驚，自率兵六萬東行以禦三桂，挾太子二王吳三桂自隨，僞將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無勝負，及自成大隊至，薄三桂營，拔之，進圍山海城數匝，復分兵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逼關

歷史掌故：圓圓曲之異同

內，三桂不能敵，九王度勢已急，統大兵馳至，英王率二萬騎從西水關入。三桂見九王，薙髮稱臣，令關內兵悉薙髮，迫于戰期，兵不及薙髮者，裂白布三條，纏縛於身爲別。九王居後隊，三桂爲前鋒。九王令三桂先與賊戰，既而遣鐵騎繞出吳兵之右，以標爲號，急擊賊兵，劉宗敏負重傷，自成大敗，走永平。英王豫王急令三桂追之，自成一日夜馳入京師，仍立十二寨于城外，大兵攻之，連拔八寨，斬首二萬級。自成大懼，令僞將上城巡狩，遣唐通出戰，爲三桂參將馬有威所殺，自成益窘，乃遣使議和。三桂曰：「還我太子二王而後罷兵」。自成出太子見三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指揮范玉，各率兵一千，用賊旗幟，東西設伏，俟太子出，疾擊賊營，又令都司耿士良率大兵爲應，以奪太子。自成果中伏，大敗，然所出者，非真太子也。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挾者，自成遂斬襄，懸其首于城上，並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四月三十日，縱火焚宮殿，棄京城而去，三桂見火起，料賊必西走，戒諸將勿入城救火，分路追賊。及于定州之清水河下岸，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爲三桂所斬。軍士斫祖光先馬，光先墜傷一足。自成復大敗走。三桂在定州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將奪回金銀散給將士，三軍感悅。聞自成屯兵真定，與遼東巡撫黎玉田合兵追之，自成屢敗而潰，復勒精騎迎擊三桂，三桂張二翼以進，斬僞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復益兵搏戰，率諸賊師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決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爲豪傑耳。」三桂分兵迭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日，賊營旗倒馬蹶，自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脇，遂拔營西遁，度固

原入山西。三桂乃還軍京師，時九王已定燕京，奉命攝政，以三桂有大功，晉爵平西親王。南京福藩自立，以三桂討賊復仇，晉爵薦國公世襲，贈父襄爲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遣使臣沈廷揚由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之，三桂弗受。八月復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賚銀幣謝我朝，並勞三桂，懋第等至，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東甲，以俟後命耳」。懋第被繩北京，洪範南返，始知本朝渡江之志。時自成逃至平陽。發兵守隘，攝政王命三桂統大兵追賊入山西，自成數戰不勝，遂走西安。明年春，三桂復率兵西伐，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三桂率鐵騎衝陣，所向披靡，斬首數萬，賊衆大潰，自成遂出武關，南走荊襄。大兵既定三秦，復追賊入楚，自成走死羅公山，其衆降於何騰蛟，闔賊遂滅」。

綜上各記，不憚反覆詳盡，則吳三桂之舅父如祖大壽已先降清，又吳三桂之同袍如唐通已先投闕，故其奉詔入援，遲遲不進，殆別有所圖。而毅宗（即崇禎帝）之死，可援董狐直筆例：大書曰，『吳三桂弑其君』，惟詩人溫柔敦厚，但曰『鼎湖當日棄人間』，是言毅宗已死，而吳三桂始下玉闕。其破敵，也有辦兵在焉；其收京也，有辦兵在焉。別有發縱指使之問鼎中原人，吳三桂初料非不及此。其痛哭六軍俱縗素』者，因降清，令兵薙髮不及，即裂白布三條，纏縛於身爲別，非真爲毅宗而縗素也。吳三桂，狠人也！國君死社稷，並死事之滌烈。吳三桂聞之亦漠然不動去，乃一怒衝冠，立即驅軍討闕。假使吳三桂能早發兵入衛北京

國際新聞

(五五)

，或奉毅宗南渡，以直魯豫爲第一防線，以徐淮揚爲第二防線，再召天下勤王之兵，會師北京，旋轉乾坤，在吳三桂止一反掌耳。乃計不出此，猶豫復猶豫，終爲一女子所累，以致明亡。嗚呼！吳三桂之罪。直通於天！梅村詩筆蘊藉出之而含痛實深也！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

已另注如前

茲不贅述，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謬

新注非戀句，若爲三桂分辨，荒謬若爲圓圓包含，

然逆賊本由天亡，則非三桂戰功可知，而荒謬二字已包

却天邊粉絮圍第強呼等事云云。但細繹非戀句意，是謂

圓圓避亂，果流落民間，三桂當無從與人爭戀，若爲圓

將劉宗敏掠去，並佔據其舅父祖大壽宅，一在今祖家街

一日事荒謬，則圓遺唐通通款以及犒銀四萬等事，皆不足信，故激成大憤，乞師於清，由清襲行天討，故曰天

亡。（唐通即明居庸關總兵而降圓者）。

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

田賣家蓋指周后與田妃爭寵，后父周奎原封嘉定伯

後封嘉定侯爲購陳沅入宮，以冀毅宗一幸，則分田妃之

寵，殊毅宗以軍事吃緊，憂心如焚，竟一聞而起，田妃

慎知，向毅宗進言，遣放永巷宮女仍歸良家婚嫁，以紓

宮費事，甚獲毅宗心，即將陳沅竄名永巷宮女名中，奪

歸其父田宏遇家，留作歌舞，而有許嫁吳三桂事。若云

田宏遇購進，是自分其女之寵，於情於理，皆有不合，

新注獨引以比周奎，尤非是。烈皇小識云：「上御極

後，周皇后正位中宮，復選東宮田妃，西宮袁妃而田最

有寵，其父田宏遇亦最橫，后父周奎次之，袁父則兢兢自守，不預外事，上每戒諭外戚，必三人同召，一日復召，袁語二人，學生不敏，奉陪多次矣，今後還求兩先生包容，免賜提挈，周田不能應，皆有慙色。」

又云：「東宮田妃最有寵，是夏田妃病篤，崇禎

十五年壬午七月薨」，宮中羣神，上咸躬致福焉。臨終，上適往他殿行香，不及永訣，回宮大慟，喪禮備極隆重。田妃有妹，曾入宮，上授以花一朵，即令插鬢上，曰此是我家人也」，妃薨後，上留心其妹。甲申春已有旨採擇淑女，以備六宮，候冬間舉行，未幾遇變。」

據上二則，可證周田之爭，自有內幕，而田妃有妹，不容陳沅作替人，更明霜猿集說之非矣。

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

，陳沅原爲常州奔牛鎮人也。

據丁闇公圓圓傳輯補，作常州金牛鎮人，爲朱康熙

抱膝盧筆乘引常州府志，或有誤，因今名奔牛鎮也。又

載吳詩集覽引錢湘靈曰，常州奔牛鎮人。今遍考圓周曲

新注無引錢者，惟新注以侯門爲周，尤誤。

圓圓小字嬌羅綺，見前引婦人集自明夢向夫差苑裏游，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

歷史掌故：周圍曲之異同

新注謂橫塘雙槳四句，爲圓圓離蘇州而入周郎，良是。薰天意氣四句，出宮中而再入周郎，則大誤。薰天氣句仍屬周事，明眸皓齒句是隱切教宗一顧而去事；奪歸永巷二句，是田家事。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弦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迴顧，早携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娥眉匹馬還，娥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教曲技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壻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颶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

今本吳詩教曲技師作妓師，誤。集覽無邊未更正，鉛作誰知，必有所據，句亦較靈活。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驪鶯人去苦空綠，換

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考田宏遇原籍陝西，後居揚州，宅在今田家巷，見薛壽學詰齋文集真一堂黃鑑記。道教書像黃鑑一百八軸，有款者十軸，下方右題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造立，左題恭據前軍都督府右都督田宏遇妻一品夫人吳氏同造。田後封武安侯。馬孝升曰，嘉定伯已將圓圓進，未及召見，旋因出永巷宮人，貴妃遂竄名籍中，出付妃父田宏遇家，而吳於田席上見之也。三桂原籍遼東，占籍高郵，與田固同里人。新注自謂從鉛說，故多立異。

毛西河後鑒錄，謂陳沅係金陵娼，或由生父邢三所賣歟？

尤西堂少時猶及見之，見艮齋雜說。

陳其年婦人集，謂如皋冒辟疆嘗曰，『薰心蘭質，澹秀天然，平生所見，獨有圓圓。』又吳縣葉襄贈姜坡百韻詩，有『花底出陳圓之句』。

衆香集，謂圓圓工倚聲，有若干曲傳世，其小傳言某公子於江中盜劫事，不足據。

庭聞錄言吳妓陳沅顧壽並名噪一時，顧壽即陳顧壽，陳沅應稱陳邢沅，因同養於陳家，陳固蘇州以養妓爲業者，曰陳貨郎，恐係邢貨郎之誤。

華陽道隱霜猿集云，時田貴妃薨，上思念不置，田宏遇乃以圓圓進，丁闇公以爲此說於情事較合，乃作滄桑艷傳奇，不知田妃自有妹在，田妃生前最寵，何用其父進圓圓以分其寵，及其薨也，有妹已簡在帝心，更何其父進圓圓以作替人。

良齋雜說，城破圓圓掠去，吳之舉兵爲圓也。既爲平西夫人，驕貴無比，故以本出於邢，府中皆稱邢太太。

康熙十二年癸丑吳三桂造逆，陳圓圓於康熙十六年病歿，葬昆明城北商山寺蓮花池旁。

元順帝之由來

青霞

宋徽宗有子三十一人，瀛國公樾，即其一也。從徽宗欽宗北狩，嗣爲僧，徙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其孤老，遂以回回女子罕祿魯氏，名邁來迪，產一子。元明宗和世璫適自北來，因求爲子，並載其母以歸，其子即妥懽鐵木耳也。元寧宗即位於大明殿，年纔七歲，在位二月崩，太后卜答失里。使迎妥懽鐵木耳於靜江，立之

舊京異聞

二

是爲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七月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及妃議避兵。至夜半，撫傳國璽，開建德門，北行出塞，八月庚申明兵入城。當寧宗即位大明殿，識者謂兆大明兵興之讖。順帝在塞外，歷三年，以痢疾崩於應昌府。又傳五主，延六十六年，至明宣德九年而始告元亡。今清故宮即元故宮，大明殿據明初蕭洵元故宮遺錄所載，彷彿是今太和殿。清寧殿在宣文殿後。

歷史掌故：元順帝之由來

IMPORTERS EXPORTERS ENGINEERS

INSURANCE AGENTS

SINCE 1846



SIEMSSEN & CO.

HAMBURG SHANGHAI TIENSIN

CANTON HANKOW TSINGTAO PEKING

HSINKING MUKDEN Dairen HARBIN

禪臣洋行
地址

創立於西曆一千八百四十六年

漢堡，廣東，上海，漢口，天津，
青島，北京，新京，奉天，大連，
哈爾濱。

進口 出口 機器 保險

西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創立
シームセン商會

業務代理一切 輸入 輸出 機械及材料 保險

本店 廣東，上海，漢口，天津，青島，
北京，新京，奉天，大連，ハルビン

歷史掌故：記南明翼王朱議汎被獲事

記南明翼王朱議汎被獲事

（跋順治六年山東巡撫呂逢春題本）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呂逢春謹
題：爲恭報擒獲僞王僞軍師，
獻俘

闕廷，以慰

聖懷事。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據

長清縣知縣呂朝輔報稱：孫化庭盤

踞山寨，肆害地方，職躬率撫標把

總丘汝吉周起墳，並職衛丁洪起順

李茂華，鄉長劉守才李之蘭周羽龍

等屢次因山，相機剽撫，業經節次

塘報在案。今於本月二十二日，復

帶各官兵丘汝吉等，分路馳往莎村

鋪等處撲剿，孫化庭被我兵屢次剿

殺，計窮力蹙，將僞王子僞軍師，
並僞印信一顆，僞勅書一道獻出，
今被擒獲，理合縛解。」等因到臣，臣
即面同城守何統大胡什那等。驗得
朱議汎昂然挺立，口稱爲明江西寧
府秀才……審得朱議汎供稱：

崇武。

運河船上，又撞見宗岱，彼因叙前日
相見的言語，議汎欲山東串糾叛賊
，隨向宗岱說，你要訪館跟我，
前途我有相知，給你個好館，我今
管你盤費。宗岱聽言，隨跟議汎行
走，到順治五年七月內，到長清縣
地方萬德集，見孫化庭，庭問議汎
是那裏人？議汎回說是江南客人許
化龍。他說許兄到敝莊住兩日何如
？議汎應允，隨同宗岱董國正跟孫
化庭到上峪莊裏住有十餘日，議汎
嫌董國正有病，打發回南去了。後
魯王自浙江又差僞遊擊張鳳翔係寧
波府定海縣人，持僞勅一道，封孫
化庭爲蕩魯侯。孫化庭隨問張鳳翔
：「我營有一江南客人許化龍，你
認得否？」張鳳翔問了狀貌，隨回
說他不是許化龍，乃明朝翼王朱議
汎。孫化庭愈加敬重。張鳳翔仍同
浙江見魯王去訖，又化庭因差張福

玉等往河西一帶遍封李雙槐爲靖魯侯，李三帽簷子爲逐魯伯，田松山爲定東伯，周魁軒爲東昌伯，陳濟宇爲玉湖伯，張二齋子陳復興……以上俱爲總兵，其餘忘記。孫化庭約同前封各僞侯伯總兵，議定二月半糾集人馬十餘萬，在曲阜縣各營起手。翼王的僞錫印係孫化庭毀的錫壺鑄成，李士廉篆字，僞割付係朱議汎立主意，岱管做稿，李士廉楷書。後孫化庭垂涎肥城地方道朗鋪傍有美礦，欲要去盜礦砂，來招兵買馬，被長清縣趕剿，勢敗，將朱議汎並岱獻出被擒。又訊宗岱，你係議汎軍師，爲何不招？岱供各總兵等官劄付，本係岱創稿許岱作監軍道，若議汎軍師原係河南商城縣人司馬延，彼時說在他家，等著接應，如今不知下落。又訊朱議汎江南亳州地方淝河口集擗了二賊：一名陳思治，一名劉富明，曾招出夥賊王英是你的兵部右侍郎，江南寧陵縣人陳抒是你的部下大頭目，並夥黨顧貴寰等，你速速報籍貰來！據議汎供稱：略記的有一個陳杜，也

不知是那裏人，其餘並不認的等情，又訊宗岱，你可認得否？據宗岱供稱：岱自來到孫化庭十餘日後，見衆賊下拜，口稱議汎千歲，始知是翼王。其南邊的事情，岱實不知。

「各情吐供在案。……案查先

准總督江南三省部院咨內開獲賊陳思治等，供稱：同賊首王英係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僞翼王標下僞侍郎陳抒係河南舞陽人，俱在部下，應充大頭目，並夥賊董小鎮等三十餘人，布散省直，勾結腹黨，打探南信消息……緣係恭報擒獲僞王僞軍師，

獻俘

闕廷，以慰

聖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官徐

鍾麟齋捧諱題請

旨。順治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硃批：

皇父攝政王旨，朱議汎，宗岱着確審正法，呂朝輔等察明議叙具奏。本內未發

司馬延，各該撫按嚴緝務獲，該部知道。

右題本藏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按王氏東華錄順治六年（一六四九）二月丙辰（二十七日）載：「山東巡

撫呂逢春奏。長清縣知縣呂朝輔率官兵擊寇孫化庭。化庭勢窮，遂獻僞翼王朱議汎軍師宗岱，並僞印僞敕。命將朱議汎之身世與起兵情形，頗嫌略而不詳，而晚明典籍亦罕有載其行事者，得原檔比較對證之，可洞悉原委。考明史（卷一〇〇）諸王世表，太祖以子孫蕃衆，命名虛有重複，乃於東宮親王世系各擬二十字，字爲一世。子孫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雙名，以上一字爲據，其下一字則取五行偏，以火土金水木爲序。寧府之擬名爲繁莫覲宸拱多謀統議中……等字。寧獻王權爲太祖庶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封，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就藩大寧，永樂元年（一四〇三）移駐九江府，（一此據口供，世表作就封南昌府。）瑞昌恭僖王名奠壇，爲獻王庶五子悼惠王盤模之庶二子，景泰二年（一四五一）以鎮國將軍加封。寧府一系因正德時宸濠謀叛，誅連甚衆，故其流不暢。瑞昌一至第六世拱暉時，坐宸濠反死，子送鳳陽，爵除。據右檔，議汎於降武二年（一六四六）二月始謁唐王，襲封瑞昌

歷史掌故：
記南明翼王朱議辊被獲事

王，而曰供所謂祖若父襲爵者實誤也。

瑞昌一枝至第六世時既已革職，而以後議汎等祖孫之命名，爲請名源爲自擬，則茫昧無徵。世表中所述拱朴子之送卦鳳陽者，當爲「多」字輩，議汎之子，朱世壻，據字系當爲朱謀壻，當時或筆錄者誤，或其名已不按字排（以當時已無爵），亦不可考；然仍可據此以補明史世表之不及也。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豫王率兵下江南，克金陵，南明顛覆，而唐王魯監國亦局促無鴻展，此時瑞昌既失，議汎就魯監國，改封爲翼王，託往各處聯絡聲氣，以至於遁跡爲僧從人皆服滿洲裝束，羅致人材遍浙豫魯諸省，號召至十餘萬。

道光時修之長清縣志（卷一六）雜事志，以孫化庭作孫化亭，未知孰是，茲特輯其事如左：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荒旱，土寇孫化亭等嘯聚萬人，踞青崖山寨倡亂。

十四年（一六四一）饑民作亂，盜賊蠭起。

是時有泰安寇，有青崖寇，有靈巖寇，以青崖爲魁。孫寇既踞青崖，

黨羽橫行，以嚴爲屬寇巢穴，寺僧有受賄者，亦有被脅者……。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賊攻城急。先是，省城失陷，調王邑侯去，代治歷城，賊遂肆，併力破縣城，土民屠戮殆盡，公署焚燬無存，儒學殿廡門堂古槐舊柏，悉化灰燼。

若化庭者亦此例也。
長清縣志（卷四）職官志謂知縣呂輔遼東人，調江寧，有平定青崖寨積功。而雜事志復載周羽龍之事蹟云：孫寇倡亂，守將周羽龍不能剿捕，邑有故明將鄭起鰲隱居不出，爲周設計制勝，

輔遼東人，調江寧，有平定青崖寨積功。而雜事志復載周羽龍之事蹟云：孫寇倡亂，守將周羽龍不能剿捕，邑有故明將鄭起鰲隱居不出，爲周

此外題本中所載剿寇諸人，事跡俱不可考，雜事志謂鄭起釐後受撫軍令，以團練保鄉里。寇圍縣城急，邑令求救僞爲寇黨去鄉遠，不虞鄉來，鄉率衆掩殺，殲賊過半，城賴以全。而人物志一卷十二「鄭起釐傳」云：「輔軍呂公遣將征寇，釐前導立功，寇平，陞守備」。知當時平寇諸將，除呂朝輔所報聞者外，尚有破賊屢建奇功之鄭起釐，起釐爲明勳爵法保之裔，世襲都指揮使堂之孫。鼎革後，以遺民自居，累徵不出，或即以此而刪其名，並可補右檔之遺也。

滿文木牌及老滿文檔

宗 儒

(一) 滿文木牌

柳邊紀略載：「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然今人文字之書於紙者，亦沿稱檔子，牌子」云云。儒按此段記載，殊甚含混。

牌子與檔子，檔案，並非一物。形式雖相似，性質不同，茲略分其性質如下：

屬於往來傳遞之性質者：清代入關以後，有「膳牌」，光緒會典八二膳牌註：「宗室王公用紅頭牌，文職副都御史以上，武職副都統以上，用綠頭牌。遇直班奏事引見之日，各於御膳前呈遞曰膳牌……凡外官來京者，文職按

奏事者，皆書名粉牌呈進，以待召見，於上用膳時呈進，名曰膳牌」。又：「綠頭牌定制，召見，引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以進。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皆用綠頭牌，繕寫姓名藉貫及入仕年歲，出師勳績，以便上觀覽焉」。

宮中檔內又載有外邊行走牌子，御前行走牌子，乾清門牌子，正分，備分等字樣。又挑選秀女牌，宮中則例一：「咸豐四年二月初十日奉旨，着敬事房傳諭內務府，以後挑女子，如有現告病之女子，不准擇牌，次年再挑。蓋當挑女子時，亦用綠頭牌書應選之女子旗名，姓名，年歲。其不入選者，則去其牌曰擇牌，或曰擇排。

即柳邊紀略所載之：「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也。蓋自入關後，漸變其質而為文，故有紅頭，綠頭之分。復因得紙甚易，將其他公文及記載，多改用紙，而木片遂為專用於引見等事，追溯溯源，當係有往來傳遞之性質者，始得謂之牌子，不能以形式相同，遽指為一類。

屬於記載性質者：柳邊紀略謂：「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者，其性質屬於記載性質。與前項之「牌子」迥不相回，如內閣大庫發見之「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木牌」，即係「檔子」，而非「牌子」。茲擇錄其譯文如下（見故宮文獻館出版之「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木牌」）

蘆溝橋駐有步兵一隊，兩正白

，正藍旗鑿殺之。

其他臨時應用者，如齋戒牌，清會典太常寺齋戒牌註：「齋戒牌，木製，飾以黃紙，以清漢文書齋戒日期」。又：「齋戒牌，廣一寸，長二寸，書清漢齋戒字，佩著心胸之間」云。以上各說，謂之綠頭牌子，蓋古方策之遺意也

歷史掌故：滿文木牌及老滿文檔

京城之日，正藍，正白旗追擊遵化韓副將之馬步兵一千，正藍旗獲馬八，記之。

詳讀其中語氣及有「記之」之言，係記載戰功者無疑，非往來傳遞之件。此項木牌，當應存貯，與柳邊紀略所錄：「存貯年久曰檔案，曰檔子」之語，正相符合。而「檔案」二字之解釋，又可於此尋出真正出處。

但其中有二可疑之點，今闡釋之，據另木牌載有（照錄譯文）：「命蘇彝錫將總兵官解來城中。此總兵官若使脫逃，爾承其罪，在筆帖式中，如爾者尙較少也。勿使脫逃，勉之勉之」云。此足可使人疑爲係當時命令筆帖式蘇彝錫之原件，若自原文首字之「命」字揆之，此件仍爲記載性質，非爲原件，蓋因此事重大，特將原令記載耳。不然與蘇彝錫之件，何以仍存阿濟格處，且此項木牌，多係記載性質，何以往來文書，祇此一件耶，余以爲非往來之文件也。

又：「列陣援救懷來城之馬步兵五百，突圍移營。沙爾虎達，追擊至城，斬二人，略馬二，與王處送來，」此「與王處送來」之語，最易使人疑此木牌

，爲隨同俘獲品，送來之用，而等於呈文。但當時滿人雖爲質勝於文，而屬下對於武英郡王（王封號見原包牌子之高麗紙皮）呈遞之牌子，亦應直書「與王處送來」，如此簡慢之語，且既係沙爾虎達之功，亦無自將功名，敘於文內之理，况「與王處送來」五字，純係第三者記事語氣，決不似呈遞之文也。

綜觀以上各點，據形式言則「牌子」及「檔」，似爲一類，然考其內容，「牌子」之性質，屬於往來傳遞，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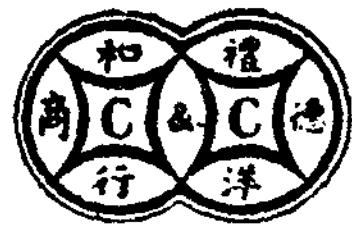
之性質，則屬於記載，已無疑義，吾故謂故宮文獻館所存之一「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木牌」，應名之曰「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檔」，蓋柳邊紀略亦未深明其真象也。

(二) 滿文老檔

「檔」字之用於清代，入關後，祇限於各部院及大小各衙門，各該衙門並設有檔房，而記載國事之件，末嘗以檔名，如實錄方略，史書等，且各有館，即昔在關外，勢力雖小，幅員雖狹，亦儼然一國，其記載國事之件，既非木片何可以檔名之。柳邊紀略所見：「木片

掛壁……」清代在關外時屬下所有之檔也。內閣大庫之滿文木牌，原有高麗紙皮有滿文「照錄譯文」爲：「蘇開往武英郡王，在昌平州之軍中，取來之文書」。未入關前，軍中之檔也。今之所謂滿文老檔者，乃書字於紙，以年代計之，時在關外，非如柳邊紀略所謂：「今人文字之書於紙者，亦稱檔子……」之時也，是項以老滿文所記載之件，以年代，地位，原質論之，皆不可以檔名。

按滿文老檔中，其中間註有漢字爲刀：「克車因差使往拽黑去，死了，十五刀之錄」。又：「哈哈那在孟古路上，遇拽黑人斯了，因受五刀之錄」。又：「木哈哈在札苦搭陣上，中一箭，十一刀之錄」。又：皇帝勅諭，八奚在兀刺一陣上，中一箭，二品備禦，占了夫八名。全文見故宮出版之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木牌之插圖一。既係有一「皇帝勅諭」四字，則爲記載國事無疑，其前三條之尾，俱有「之錄」兩字。三條之處，乃時勢使然。況入主中國以後就清法裁。所記事，似甚瑣細。實則以方體裁。老滿文老檔，人目如此，物何獨不以人言之管，然後就清法裁。



商德禮和洋行公事房
光學部 電話東三五局

零二零八
四九九四

地址 崇內大街十二號

經理出口·進口·貨物 轉運·保險·事業等

總經理德國蔡司廠光學儀器

蔡司伊康廠出品攝影機電影

機一切攝影用品

怡默克藥廠化學藥品

各大名廠出品之科學儀器等

